

文選算纂卷九

和16
1.198
9



和
1.198
9



文選纂註評林卷之九

梁昭明太子蕭統選

明吳郡張鳳翼纂註

賡

○答臨淄侯賡

書在後而答及在前者以從賡列故也後吳質答魏太子書做此例

楊脩

字德祖舉孝廉除郎中丞相府主簿總知外內事皆稱意自魏太子以下爭與之交好是時臨淄侯曹植才捷愛幸數與脩書脩答賡

脩死罪不待數日若彌年載豈由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

深耶

彌終也

損辱嘉命蔚矣其文

辱泰也嘉命植書也蔚盛也

誦讀反復

雖諷雅頌不復過此諷猶誦也詩有大雅小雅商頌魯頌若仲宣之擅漢表

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

仲宣投劉表流寓楚壤故云漢表孔璋寄身袁氏故云冀域偉長淹留高密故云青公幹淪飄許京故云豫德健時周章及登高居汝穎汝穎食邑故云魏此屬植書至於脩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目周章

脩受俱承子建書指然未能出其範圍

於省覽何違高視哉周章馳逐也植書云足下伏惟君侯

少長貴盛體發旦之資有聖善之教體同也發武王名旦

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復謂能

兼覽傳記留思文章今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矣王王粲

也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竦耳非夫體通性達之

自然其孰能至於此乎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

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

無得踰焉脩之仰望殆如此矣執事謂植也尊敬之故不

須須臾也斯是以對鵠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

容歸憎其貌者也植曾作鵠鳥賦命脩作脩辭不為又伏

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教使刊定植書云後誰復相

脩刊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然而弟子

箱口市人拱手者賢聖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孔子為

則筆削則削于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呂不韋作呂氏春秋

漢之淮南王聘天下辯通以著篇章成皆布之都市懸置

千金以延示衆士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

別耳植書云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更定也脩

難別其為脩家子雲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法言

風為雅耳問吾子少好賦曰然童子彫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是

若比仲山周旦之疇為皆有譽耶毛詩序曰七月周公遭

無仲山甫作者而吉父美仲山父之德未詳德君侯忘聖

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為未之思也鄙宗過言謂

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鐘書名竹

昂斯自雅量素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

魏顆追秦將於輔氏其勳

銘于景鐘景鐘景公鐘也書名竹帛謂史書也雅量謂植之度量素常也植書云吾雖薄德位為藩侯猶庶幾戮力

上國流惠下人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可輒受所惠

以翰墨為勲績辭賦為君子哉故脩以此言答

竊備矇眛。誦詠而已。詩曰矇眛奏工所惠謂賜文

惠施以忝莊氏。植書云其言不慙恃惠子之知我也脩言

已豈敢望惠施以忝辱于莊周之相知乎

季緒瓌瓌何足以云。樂安太守植書云劉季

緒好詆訶文。反答造次不能宣備。脩死罪死罪。

○與魏文帝牋。文帝集序云上西征余守譙繁欽從時

薛訪車子能喉轉與節同音欽牋還與

余盛歎之雖過其實而其文甚麗

繁欽。字休伯潁川人少以文辭知名

以豫州從事稍遷至丞相主簿

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欽死罪死罪。近屢奉牋不足自宣。

頃諸鼓吹廣求異技時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鼓吹音

能也都尉官名薛訪姓名車子其能喉轉引聲與筳同音

御車者猶左傳叔孫氏之車子也

白上呈見果如其言。上文即日故共觀試乃知天壤之所

生誠有自然之妙物也。潛氣內轉哀音外激大不抗越細

不幽散聲悲舊筳曲美常均。均者律調五聲之均及與黃

門鼓吹溫胡迭唱迭和。喉所發音無不響應。曲折沈浮尋

變入節。漢置黃門工曹溫胡姓名也迭更也變曲會也自初呈試中間二句胡欲

傲其所不知尚之以一曲巧竭意置既已不能而此孺子

遺聲抑揚不可勝窮。優游變化餘弄未盡。左傳韓宣子如

楚叔向為介王

欲傲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尚勝也不能言竟不能勝也暨其清激悲吟雜以怨慕

詠北狄之遐征。奏胡馬之長思。悽入肝脾哀感頑豔。北狄

征胡

馬思若古歌曲是時日在西隅涼風拂袵背山臨溪流泉東逝同

坐仰歎觀者俯聽莫不泣泣隕涕悲懷慷慨袵衣袷也泣流貌隕墜也

陳慨歎息貌自左驥顛史炳南審寒姐名倡魏文帝令杜夔與左驥等於賓客之中吹笙鼓琴史炳審姐蓋亦當時之樂人倡樂也能識以來耳目所見僉曰詭異

未之聞也詭奇也竊惟聖體兼愛好奇是以因賤先白委曲

伏想御聞必含餘權異事速訖旋侍光塵寓目階庭與大

聽斯調宴喜之樂蓋亦無量御進也事謂西征也訖竟也欽死罪死罪

○答東阿王牋東阿王曹植也

陳琳字孔璋廣陵人避亂冀州袁紹辟之使典密事紹死曹操辟為軍謀祭酒典記室

琳死罪死罪昨加恩辱命并示龜賦披覽粲然君侯體高

世之材秉青萍干將之器青萍干將皆古劍名拂鐘無聲應機立斷

言才如劍之利也此乃天然異稟非鑽仰者所庶幾也音義既遠

清辭妙句焱焱火華也絕煥炳焱火華也譬猶飛兔流星超山越海龍

驥所不敢追况於駑馬可得齊足飛兔流星神駿也馬八尺以上為龍可得言不可得也

夫聽白雪之音觀綠水之節然後東野巴人蚩鄙益

著白雪綠水楚之上曲也比植東野巴人楚之下曲琳自此載懽載笑欲罷不能謹韞

積玩耽以為吟頌琳死罪死罪

○答魏太子牋

吳質字季重濟陰人以身為不所善為朝野長官至振威將軍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哀之隆形

於文墨手命謂太子與質書也其書云二日諸友零落畧盡故云追亡慮存日月冉冉歲不

我與昔侍左右厠坐眾賢出有微行之游入有管絃之歡

其不滿權之唯應徐諸向自以保行為戒

其不滿權之唯應徐諸向自以保行為戒

其不滿權之唯應徐諸向自以保行為戒

其不滿權之唯應徐諸向自以保行為戒

其不滿權之唯應徐諸向自以保行為戒

其不滿權之唯應徐諸向自以保行為戒

置酒樂飲賦詩稱壽周列也衆賢謂陳徐之流微行謂自微服而行也稱壽上酒稱壽也

謂可終始相保金騁材力效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

畧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

惜其不遂可為痛切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若

乃邊境有虞羣下鼎沸軍書輻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

其任也輻至言衆如車輻之湊於轂也羽檄徵兵之書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為盛

若東方朔枚臯之徒不能持論即阮陳之儔也漢書東方朔枚臯不

不慎其身善於謀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唯嚴助與吾

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淮南子朝賂遺助竟坐棄市壽王亦坐事誅

為務則徐生庶幾焉言徐幹比之相如頗復近之而今各逝已為異物

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伏惟所天優游典籍之場休息篇

章之圃所天謂太子也言以文章典籍為場圃而優游休息其間也發言抗論窮理盡

微擿藻下筆鸞龍之文奮矣抗高也擿發也藻文也鸞鳥雖

年齊蕭王才實百之太子書曰吾德不及蕭王年與之齊矣故質以此答之百言勝百倍也

此衆議所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也然年歲若墜今質已

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生之時也但

欲保身勅行不蹈有過之地以為知己之累耳勅正游宴

之歡難可再遇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

風雲之會言已與太子幸得同此際會也時邁齒載徒結猶欲觸胸奮首展

其割裂之用也觸奮奮首割裂謂言鋒刃也不勝悽悽悽悽

也以來命備悉故畧陳至情質死罪死罪

小君子指牙而質亦在其中也

此兼任邊境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質遷元城令之官過

吳質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曜靈匿景繼以華燈曜靈日也匿藏

也言夜以繼日也雖虞卿適趙平原入秦受贈千金浮觴旬日無

以過也虞卿說趙孝成于一見賜金百鎰再見為上卿秦昭王為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

為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小器易盈先取沈頓醒寤之後不

識所言沈頓酒困也不醒即以五日到官初至承前未

知深淺前謂前人之政然觀地形察土宜西帶恒山連岡平代恒

在西代郡有平邑及代二縣北降栢人乃高帝之所忌也漢書上東還

動問縣名何曰栢人上曰栢人重以泝水漸漬疆宇喟然

歎息思淮陰之奇譎亮成安之失策奇譎背水陣也失策謂不用李左車之言

也南望邯鄲想廉藺之風廉頗藺相如也東接鉅鹿存李齊之志

漢書文帝問馮唐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

趙將李齊之賢戰于鉅鹿下吾每飲食未嘗不在鉅鹿

縣名都人士女服習禮教皆懷慷慨之節包左車之計而

質闇弱無以蒞之蒞臨也若乃邁德種恩樹之風聲使農夫

逸豫於疆畔女工吟詠於機杼固非質之能也至於奉遵

科教班揚明令下無威福之吏邑無豪俠之傑科條也賦事

行刑資於故實抑亦懷懷有庶幾之心國語樊穆仲曰魯侯賦事行刑必問

於遺訓而資於故實懷懷危懼貌往者嚴助釋承明之權受會稽之位壽

王去侍從之娛統東郡之任其後皆克復舊職追尋前軌

今獨不然不亦異乎嚴助為中大夫上問所欲對曰願為

守君厭承明之慮出為郡吏久不聞問助恐上書謝願奉

三年計最詔許因留侍中吾丘壽王善格五召待詔拜侍

先叙侍宴之情為後願左右之勤張本

李車自附嚴助壽王張敞侍咸蓋復求入侍左右意

中後為東郡尉復徵入為光祿大夫侍中軌迹張敞在外也今不然者質自言未得重入侍與彼異也

自謂無奇陳咸憤積思入京城張敞為膠東相與朱邑書曰值敞遠守劇郡馭於繩

豈虛談夸論誑曜世俗哉斯實薄郡守之榮願左右之勤墨冑臆糾結固無奇矣陳咸為南陽太守數賂遺陳湯與書曰即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後竟入為少府彼

也古今一揆先後不質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質易也謂已情亦與張敞

類也聊以當觀不敢多云質死罪死罪陳咸相

○為鄭沖勸晉王賤沖字交和滎陽人也位至太傅魏封司馬昭為晉王備禮九錫昭固讓不受公卿將校皆詣府勸進籍為其辭

阮籍

沖等死罪伏見嘉命顯至嘉命即魏冊命竊聞明公固讓沖等

卷實有愚心以為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有自來

矣昔伊尹有莘氏之媵詩曰實維阿衡臣耳一佐成湯遂行阿衡之

實左右商王實左右商王周公籍已成之勢據既安之業先宅曲阜

奄有龜蒙尚書曰魯侯伯禽宅曲阜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龜山蒙山也呂尚磻溪之

漁者一朝指麾乃封營丘呂尚釣于磻溪故云漁者文王用以為師武王代殷用其計左

杖黃鉞右秉白旄以誓故云指麾武王已平商封尚父於齊營丘自是以來功薄而賞厚

者不可勝數然賢哲之士猶以為美談况自先相國以來

世有明德相謂司馬懿為魏丞相也世有言不絕也翼輔魏室以綏天下朝無

闕政人無謗言前者明公西征靈州北臨沙漠榆中以西

望風震服羌戎東馳沙漠榆中皆漢地名震驚也東馳內向皆來朝服也

東誅叛逆全軍獨尅禽闔閭之將斬輕銳之卒以萬萬計

威加南海名懾三越諸葛誕反閉城自守遣小子覲至吳請救吳遣唐咨王祚來應誕及斬誕

文選卷之九

唐谷王皆降吳兵萬眾器仗軍實山積闔閭吳王也也。以此孫權斬服也。三越謂越及南越閩越也。宇內康寧。苛慝不作。苛慝繁惡之政也。是以殊俗畏威。東夷獻舞。殊俗遠方東夷

東方之夷也。故聖上覽乃昔以來禮典舊章。開國光宅。顯

茲太原。謂封為晉王。明公宜承聖旨。受茲介福。允當天人。旨意也

魏帝之意也。介大也。允信也。天人謂天意人事也。元功盛勳。光光如彼。國土嘉祚。

魏魏如此。元大也。光光明貌。如彼謂破靈州之類。國土嘉祚如此。謂晉原之地。內外協同。靡

訾靡違。訾失也。言人無異辭也。由斯征伐。則可朝服。濟江掃除。吳會

朝服言不假兵革也。西塞江源。望祀岷山。岷山江所在也。西塞言滅蜀也。望祀謂祭此山也。

迴戈弭節。以靡天下。遠無不服。邇無不肅。大魏之德。光于

唐虞。明公盛勳。超于桓文。然後臨滄洲而謝支伯。登箕山

以許由。豈不盛乎。言公宜受封爵後立功如此。然後退身豈不盛哉。揖謝皆讓也。至公

至平。誰與為鄰。何必勤勤小讓也哉。冲等不通大體。敢

陳聞。叔夜雖為勉進。戡末乃勛。以支伯許由。謂以小讓可謂頌功而不失其正。與他勸進文不同。

○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牋為隋王子隆府文學世祖。拜中軍記室。辭可還都。遷新安王中軍。

記室牋辭子隆

謝眺

故吏文學謝眺。死罪死罪。即日被尚書召。以眺補中軍新

安王記室。參軍。眺聞。潢汗之水。願朝宗而每竭。驚蹇之乘

希沃。若而中疲。潢汗雨水也。沃若良馬行貌。喻已願終事王而莫能遂也。何則。臯壤搖

落。對之惆悵。岐路西東。或以鳴邑。烏合反。莊子仲尼謂。曰山林與臯壤。使我

色况我徒拘欣欣。樂未畢也。哀又繼之。淮南子曰。楊子見岐路而

義事主之心。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臯壤搖落。謂秋也。岐路東西謂况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服義忠于所事也。擁抱也。邈若

言臯壤岐路尚為惆悵焉。色况我徒拘欣欣。樂未畢也。哀又繼之。淮南子曰。楊子見岐路而義事主之心。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臯壤搖落。謂秋也。岐路東西謂便歸王之志。別也。惆悵嗚也。莫從一別不邑。皆悲傷也。

文選集言言

帝若陵雨秒
登龍不悲乎

隆雨。似秋帶。音帝。隆雨。離雲。秋帶。辭條。喻已別王也。眺實庸流。行能無算。

足數。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言遇休明之代。容受我。不肖之人。同於山川之納藏也。

褒采一介。抽揚小善。故捨耒場圃。奉筆兔園。捨耒罷耕也。場圃。田園也。

奉筆兔園。從事于王也。梁東亂三江。西浮七澤。言從子隆也。王為東

境也。七澤。楚境也。越東楚西。絕流曰亂。浮游也。契闊戎

旃。從容讌語。戎兵也。旃。旗也。長裾日曳。後乘載脂。謂朝夕游王門也。魏文帝書云。文學託乘。于後車。詩曰。載脂載轄。

榮立府庭。恩加顏色。沐髮晞陽。未測涯涘。言沐王之德深。故不測。涯際也。晞。乾也。

不寤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渤澥方春。旅

先謝。渤澥。海名。喻王也。旅。清切。藩房。寂寥。舊草。藩房。王

也。輕舟及湖。弔影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

德滋末。思德滋深。穆天子傳。西王母為天子。謔曰。白雲在天。而龍門不見。唯待清江可望。侯歸艤於春渚。

朱邱方開。效蓬心於秋實。諸侯朝天子于天子之所。立舍

簪履或存。衽席無改。言王如或能存。故情于我也。少原之

不任犬馬之誠。

○到大司馬記室牋

齊宣德皇后令以蕭衍為大司馬

錄尚書事以昉為司馬下記室昉

不任犬馬之誠

妻于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橫集

願以妻子託朱生橫交也

雖復身填溝壑猶望

如其

如其

如其

如其

如其

如其

到官而謝之

任昉

記室參軍事任昉死罪死罪伏承以今月令辰肅膺典冊

令善也德顯功高尤副四海含生之倫此身有地含生有

膺當也况昉受教君子將二十年君子咳唾為恩眄睐成飾

也小人懷惠顧知死所左傳狼曠曰吾未獲死

謂光于已也昔承嘉宴屬有緒言提挈之旨形乎善謔豈謂多幸

耳斯言不渝梁史曰始高祖遇昉于竟陵王西邸從容謂昉

書斯養卒曰左提右挈雖情謬先覺而迹淪騎餌言不能

詩曰善戲謔兮淪變也湯沐具而非弔大厦構而相賀淮南子

言衍殺東昏侯時昉免死也明公道冠二儀勲超遂

侯昉免死非淪没于驕君之餌古明公謂將使伊周奉轡桓文扶轂奉轡扶轂神功無紀

也作物何稱言既無功而可紀亦何名而可府朝初建俊賢

稱莊子曰神人無功聖人無名翹首府謂司馬府維此魚目唐突璆璠扶元反魚目似珠

也翹舉也顧已循涯寔知塵忝千載一逢再造難答涯分

也喻衍唐雖則隕越且知非報毛詩曰匪報也永以為好

是也塵汚不勝荷戴屏營之至謹詣廳奉白牋謝聞昉死罪

也忝辱也死罪

○百辟勸進今上牋今上謂蕭衍也齊帝寶融詔受衍

王瑩等勸進衍猶謙讓未許任昉

近以朝命蘊策冒奏丹誠朝命天子之命也蘊崇也謂尊

崇而加策命也奏進也丹誠赤

心也謂奉被還命未蒙虛受虛受謂易成辭措紳顛顛容深所未

達措紳謂百官也顛顛敬仰蓋聞受金於府通人之弘致

者取其金于府于貢贖魯人于諸侯來而辭不敢取其金

孔子曰賜也失之矣自高蹈海隅匹夫之小節舜以天下

農夫石戶之農夫負妻是以履乘石而周公不以為疑增

玉璜而太公不以為讓昔者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旦踐東

所登上車之石也王至磻溪之水呂尚釣于崖王下拜曰

切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于斯尚變名立答曰望鈞得玉

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旌德合昌來提撰爾維况世哲繼軌

先德在民言况行之家代有聖哲遺德在人經綸草昧歎

深微管子歎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又深也加以朱方

之役荆河是依蕭懿為豫州刺史鎮歷陽護軍將軍崔慧

景反破左與於鍾山宮城拒守豫州聞難

股袂而起戰于越城慧景走丹班師振旅大造王室日振

徒迫斬之除侍中遷尚書令也王室言齊也

何足云而惑甚盜鐘功疑不賞戰國策曰公輸般為楚設

機械將以攻宋墨子聞之

無攻宋重爾累抵也淮南子曰申包胥累爾重抵七日七

夜至于秦庭以見秦王曰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軍擊吳

果大破之以存楚國以懿觀之墨翟包胥不足云也呂氏

春秋有偷鐘者將椎毀之恐人聞之自掩其耳喻東昏侯

欲自掩過也功高天下者不賞喻懿有不賞之功東昏侯

歸政聞豎而皇天后土不勝其酷是以玉馬駿奔表微子

之去金版出地告龍逢之怨謂微子開宋也玉馬喻賢人

也東昏無道賢人歸行也桀殺龍逢于庚子之日有金

版出于庭中地曰臣族虐王禽龍逢與夏同姓故稱族王

禽言桀必見禽也謂東昏明公據鞍輟哭厲三軍之志獨

不御酒肉對枕席有涕泣處言衍如二故能使海若登祗

馨圖效祉海若海神也霸王之君與則見山戎孤竹東馬

景從漢書郊祀志曰齊桓公北伐山戎過孤竹東伐罪弔

民一匡靖亂匪叨天功實勳濡足左氏傳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

之功以為己力濡足喻救世也言且明公本自諸生取樂

名教道風素論坐鎮雅俗不習孫吳邁茲神武驅盡誅之

氓濟必封之俗紂民皆可誅周龜玉不毀誰之功歟獨為

君子將使伊周何地遠伯恥獨為君子某等不達通變實

有愚誠不任恫口款悉心重謁伏願時膺典冊式副民望

奏○奏記詣蔣公太尉蔣濟聞籍有才儻而辟之籍詣都

亭奏記初濟恐籍不至得託欣然遣使

阮籍

籍死罪死罪伏惟明公以合一之德據上台之位其言云咸

舍誠也三台星三公位也濟為羣英翹首俊賢抗足開府

之日人人自以為掾屬辟書始下下走為首辟猶召也子

夏處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居黍谷之陰而昭王陪

乘鄒衍在燕有谷寒不生五穀夫布衣窮居草帶之士王

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為道存也布衣草帶皆籍無

鄒卜之德而有其陋猥煩大禮何以當之鄒衍卜十商

之禮謂辭命方將耕於東臯之陽輸黍稷之稅以避當塗者

之路東臯籍所居也澤畔負薪疲病足力不彊補吏之日

非所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舉謬恩言施

書 ○答蘇武書 天漢二年陵率步卒五千人出塞與單于戰力屈乃降匈奴中與蘇武相見武得歸

為書與陵令歸漢陵作此書以答之

李陵 字少卿

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也善也

立也休美也暢通也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昔人即雁門周所謂遠赴絕國無相見期但聞飛鳥

之號秋風蕭條則心傷也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望風謂遠望也依依愁思也昔者不

遺遠辱還答。遺忘也陵前與蘇武書武有還答慰誨勤勤，有踰骨肉。慰誨謂慰勞教誨也

陵雖不敏，能不愧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

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韋韞毳幕，以禦風雨。韞韞豆毳幕以禦風雨

即皮條用以縛帳幕令可張弛也毳幕擅帳也羶肉酪漿，以充饑渴。舉目言笑，誰

與為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水厚故色玄土地也慘裂寒之甚也但聞悲風

蕭條之聲

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

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羣，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

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益復無聊。上念

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金為鯨鯢。左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

而封之以為大戮武帝以身負國恩為世所悲子歸受榮

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棄

君親之恩，長為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

族，又自悲矣。先君謂其父當戶也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功謂戰功罪謂降虜

負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心，以自

明，列剄以見志，願國家於我已矣。已矣絕望之辭殺身無益，適足

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攘奮也左右之人，見陵如此

以為不入耳之權。來相勸勉，異方之樂，祇令人悲增切怛耳。為作也切憂也怛痛也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

未盡所懷，故復畧而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絕域。作書是漢昭帝時故謂武帝為先帝五將失道，陵獨遇戰，而裹萬里之糧

帥徒步之師，出大漠之外，入彊胡之域，以五千之眾，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天漢二年將軍李廣利出酒泉公孫敖出西河

奔逐北。師敗曰北滅跡掃塵，斬其梟帥。梟勇也若六博之梟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陵也不才，希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

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步馬之勢又甚懸絕。

以當千，然猶扶乘創，良痛決命爭首，死傷積野，餘不滿百。

而皆扶病，不任干戈。不堪戰也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爭為

先登。徒空也當此時也，天地為陵震怒，戰士為陵飲血。血即淚也

復戰，故陵不免耳。賊臣謂管敢也軍候管敢被校尉答之乃亡入匈奴于時匈奴與陵戰至塞恐

帝以三十萬眾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

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高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用陳

况當陵者，豈易為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謂漢朝執事之人也

云云即罪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

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昔君親捐妻子而反為利者

乎然陵不死有為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

前與蘇子卿書云陵所以然者與其驪虜翻然南馳故

且屈以求伸若將不死功成事立則將上報厚恩下顯祖

考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

稽之恥曹沫不死三敗之辱卒復句踐之讎報魯國之羞

區區之心竊慕此耳史記吳擊越敗之越王乃以餘兵五

諸侯于潢池范蠡曰可矣乃發兵伐吳吳師敗吳王遂自

殺曹沫者魯人以勇力事莊公為將與齊戰三戰三北莊

公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既盟于壇何圖志未

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公孫敖捕得生口言陵

是族陵家母弟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

漢與功臣不薄子為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囚繫韓

彭趙醢蕭何樊噲皆韓鼂錯受戮周魏見辜周周勃也魏魏

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

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譏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

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子謂范誰不為之痛心哉陵先

將軍功畧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劉身絕域

之表先將軍謂李廣也貴臣謂馮異也元符四年大將軍

自部精兵而令黃出東道東道迴遠黃謂居前不聽廣出

失道大將軍因出廣謂其麾下曰結髮與匈奴大小十

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令廣部行迴

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復對刀筆之

刀言劉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

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於伏劍

以下歷叙漢

待世功臣

又子孫駁其

待功名不薄

不顧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蘇武奉使入匈奴單車歸衆少也萬乘謂兵甲多也

幾近也丁年奉使皓首而歸。丁年謂壯年也老母終堂生妻去帷。漢書

陵謂武曰陵來時太夫人已不幸陵送至陽陵子卿婦年少歸已更嫁此天下所希聞古今

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况為天下之主乎陵

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茅土千乘皆謂封侯之事也聞子

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無尺土之封加子之

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為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為廊

廟宰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

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

不悔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昔人有言雖忠不殺死

如歸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處名死

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

其文墨耶願足下勿復望陵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

里人絕路殊生為別世之人死為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

死辭矣幸謝故人。故人謂霍光勉事聖君足下胤子無恙

勿以為念。漢書武在匈奴時胡婦生子名通國努力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

音。北風謂南風向北李陵頓首。

○報任少卿書。選既被刑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與書責以進賢之義遷報

之以此書

司馬遷。字子長初為太史令

太史公牛馬走。太史公遷父談也走猶僕也言已為太史公掌牛馬之僕謙辭也司馬遷

再拜言少卿足下。少卿任安字曩者辱賜書教以順於接物推

賢進士為務曩昔意氣懃懃懇懇懃懃忠若望僕不相師

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望責望也不相師不從

時論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為身殘

處穢穢謂被刑穢動而見尤言舉動必為欲益反損是獨

鬱悒而誰與語諺曰誰為去聲為之孰令聽之誰為猶為誰

為善當為誰為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

士為知己者用女為悅已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才

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黜耳

隨隨侯珠也和和氏璧也由書辭宜答會東從才上來又

迫賤事安前與遷書宜答但有事故不獲答相見日淺卒

卒七無須臾之間得竭志意卒卒促遽今少卿抱不測之

罪涉旬月迫季冬安為戾太子事囚於獄不測謂僕又薄

從上雍紆共恐卒然不可為諱薄迫也上天子也言又迫

言速也不可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懣以曉左右懣懣也

未答書是我終身不得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長逝者

中憤懣也左右猶足下請畧陳固陋然久不報幸勿為過

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符信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

義之表也取謂受惠恥辱者勇之決也勇士當於此立名

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

之林矣故禍莫憐憐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

先詬莫大於宮刑詬恥也謂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

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家語孔

靈公與夫人同車令宦者雍渠參乘使商鞅因景監見趙

良寒心趙良曰君之見秦王也因變人景監以為同子參

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同子趙談也與遷父同諱故曰

袁絲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

今漢鮮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同載於是上笑下趙

談絲蓋夫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况於懷

慨之士乎中才謂常才也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

天下之豪俊哉僕賴先人緒業緒餘也得待罪輦轂下二十

餘年矣所以自惟惟思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才力

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

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奪旗之功下之

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游光寵四者無

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嚮者僕亦常

廁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庭末議太史令千石故云下大夫外庭謂朝堂也不以

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為掃除之隸楊茸在闕

之中關茸猥賤也細毛曰茸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

羞當代之士耶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

本末未易明也本末謂終始也僕少負不羈之行長無鄉曲之譽

不羈言不可羈繫也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衛之

中周衛言宿衛周密也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亡室

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言欲盡不才之力以成先人之業也務一

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

李陵俱居門下謂同為侍中官素非能相善也趨舍異路趨舍所向

也舍所向

也。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餘懽。然僕觀其為人。自守奇士。

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

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為有國士

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亦奇

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媒孽

謂指摘其罪也。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

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王庭匈奴庭也。垂餌猶送食也。橫挑疆胡。仰

億萬之師。挑挑敵求戰也。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當。陵軍亡少

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左右賢王金句一國共攻而

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

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飲泣。更張空券。券弩

敵者。讀為拳者。謬矣。且拳則屈指不當言張。陵時矢盡故張弩之空弓非手拳也。冒白刃。北嚮爭死。

奉觴上壽。陵至浚稽山使麾下騎陳步樂選以聞。步樂召

不甘味。聽朝不怡。怡悅也。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

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款款忠實之貌。以

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死力。雖古之名將

不能過也。味之甘者絕而不食。食之少者必與眾分而其之故得人死力也。身雖陷敗。彼

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彼觀猶觀彼也。得其當謂得其機會也。事已

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僕於天下矣。僕懷欲陳

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

上之意塞睚睚資之辭廣猶開也未能盡明明主不曉

以為僕沮才貳師而為李陵游說說遂下於理初上遣貳

出令陵為助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少功上以遷李廣利

誣罔欲沮貳師而為陵游說下遷腐刑理治獄官也拳拳

之忠終不能自列拳拳奉持之因為誣上卒從吏議言眾

以為誣上天子終從其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法可以金贖罪交游

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

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

然乎李陵既生降類其家聲而僕又侷之蠶室將有名今

以降虜而類之類墜也侷次也若人相次也蠶室漢重為

行割刑之室使其避風養創言我又次之于此刑也

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非

有剖符丹書之功先九世也剖符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

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遷父為太史

曆上筮祠祝之事為天子所戲弄掌知天文律

以倡優畜之者故為俗之所輕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

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俗又不能與守節者次比

九牛亡失一毛言不足為輕重也比次猶云比擬也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

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死或重於

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

身其次不辱理色理道理也其次不辱辭令辭言辭也其

次體屈受辱此體謂其次易服受辱易服謂罪人其次關

木索被箠楚受辱關木桎械索繩也其次剔毛髮嬰金鐵

受辱謂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別足最下腐刑極矣

宮刑腐鼻故曰腐刑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猛

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

之漸也檻穽也穽穿地為坑以取猛獸也遷故有畫地為

牢勢不可入入者謂形勢不可入也吏獄官也鮮明今交手足受木索

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榜擊也圜牆獄也周當此

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正惕息正惕息正容驚

息也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

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李斯相也具於五刑

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彭越

也高祖將誅陳豨徵兵於梁越稱病上捕之囚於洛陽張

目西伯至灌天皆辱而不死者選以自

也抵罪劉氏勃盡誅之立文帝權傾五伯言盛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絳侯謂呂氏

衣關三木魏其寶嬰也絳赤色也罪人季布為朱家鉗奴

辱於居室丞相田蚡娶燕王女為夫人太后詔列侯宗室灌夫受

敬繫敬繫十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此人謂上從西

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

其不辱也刑猶也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審

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

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節節氣也古人所以重

施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

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

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

哉。言已輕妻子。故反問之。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

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網

之辱哉。網。墨索也。網。繫也。所以拘罪人。言我不識去就。且何至自沈此辱。蓋欲成先人之業。故未能死也。

夫臧獲婢妾。由能引決。况僕之不得已乎。荆揚淮海之間。呼奴為臧。呼婢

為所以隱忍苟活。幽於圜牆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

不盡。鄙陋。謂不盡鄙陋。謂修史也。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古者富

貴而名磨滅。不可勝紀。唯個儻非常之人。稱焉。個。儻。卓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

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膺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

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不韋。相秦後。以膠毒事徙蜀。呂覽。即呂氏春秋也。韓非。作孤憤。不在遷蜀時。方氏呂覽。亦辯之。已悉孤憤。亦非囚而後作。遷但取此類耳。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

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

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

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文。

略考其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

于茲。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

三十篇。亦欲以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

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

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其人。謂與已同志者。則僕

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已同志者則僕

謝歷沒世為句

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知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譏負累之下下僕以口未易可居語遭此禍重為鄉里所戮笑也戮辱以汚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也垢穢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為閨閣之臣寧得自引深藏巖穴耶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謂子日不改者謂之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謬乎刺戾也謬誤也今雖欲自彫琢曼曼萬辭以自飾曼美無益於俗不信祇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

亲已受刑何不引退耶為是中書令劉用信者耳

○報孫會宗書

暉與太僕戴長樂相失坐事免官遂治產業起室以財自娛友人孫會宗與暉有稱譽暉乃作此書報之辭氣怨激卒以賈禍

楊暉

字子幼華陰人也為常侍散騎封通平侯

暉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也

底致

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

先人餘業謂暉父敞為丞相也宿衛常侍散騎官也

遭遇時變以獲爵位

霍氏謀反暉以先聞

知因得封侯

終非其任卒與禍會

禍會謂見廢也

足下以哀其愚矇賜

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

督正也

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

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

惟思也猥猶曲也

言鄙陋之愚心則若

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

默息不言也

故敢略陳其愚惟君子察焉暉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為通侯

舊曰徹避武帝諱作通言其功德通于王侯也侯即平通侯也

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

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

餐之責久矣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遂遭變故橫被口語身

幽北闕妻子滿獄口語即戴長樂所告也當此之時

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

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

軀說以忘罪竊自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沒

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給君上之

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既盡臣

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伏六月伏日也夏

周曰大蜡烹羊包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

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撫缶而呼

嗚嗚缶瓦器秦人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項豆

落而為箕山高在陽人君之象也蕪穢不治朝廷荒亂也

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須待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

昂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憚幸有餘祿方

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糴其時之賤者乘貴而出之此賈

豎之事汗辱之處憚親行之下流之人眾毀所歸不寒而

慄不寒而慄戰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

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

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董仲舒對策文

故道不同不相為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言今為庶人賈豎之事安得責我卿大夫之制乎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

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凜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西河會其遺風知去就頃者足下離舊土。謂去臨安定安定山谷

之間。昆夷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昆夷西戎也於今乃覩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無多談也。旃之

○論盛孝章書。盛憲字孝章。舉孝廉補尚書郎。路逢童時年十餘歲。憲以為異。乃載歸。與之言知其奇才。便結為兄弟。升堂見親。後憲遷吳郡太守。以疾去官。孫策平定吳會。深忌之。融憂其不免。乃與操書。徵為都尉。詔命未至。果為吳所害。

孔融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滿。又

過二。公謂曹操也。始滿正五十也。融過二歲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盛

孝章尚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單子孤立。孤危愁苦。

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

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公羊傳曰。邢亡執亡之。蓋狄滅也。曷為不言狄。

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今

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

執。命不期於旦夕。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

以絕交也。融蓋孔子二十一代孫。吾祖謂孔子也。論語語益者三友。損者三友。朱穆感世。僥薄莫尚。敦厚者

絕交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一介謂單使也。長八寸。曰咫尺。言短書

不假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可致。可迎至也。今之少年。喜謗前

輩。或能譏評孝章。孝章要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

稱歎九州也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

絕足也郭隗謂燕昭王曰臣聞古之人君有遺使者齎千

五百金買死馬之骨以歸其君怒使者對曰死馬尚市之

况生者乎馬今至矣於是暮年而千里馬至者三此言孝

章縱非賢良可收天下名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

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蹕而自至者以人好之

也况賢者之有足乎韓詩外傳蓋骨謂晉平公曰珠出于

有足而不至者君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

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

自齊往燕昭王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知

王之讐也願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王必欲致士先

從隗始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鄒衍劇辛

皆至乃破齊嚮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臨溺而王不拯則

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音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

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也稱引謂引古義也因

表不悉

○為幽州牧與彭寵書浮欲收士心辟召州中王岑之

屬及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

置幕府多發諸郡倉穀贍其妻子漁陽太守彭寵

以為天下未定不宜多置官屬以費軍資不從其

令浮密奏寵遣吏迎妻而不迎其母又受貨賄殺

害友人多聚兵穀意計難量寵既積怨遂大怒舉

兵攻浮浮朱浮字叔元初從光武拜大司馬主簿

後乃為大將軍幽州牧守薊城

蓋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以

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左傳鄭武公生莊公及

其叔段姜氏愛叔段欲

此能激發曹公處

物龍板筆與所親更討議更皆勸罷不應徵故假叔改之事以識立之取請于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請京使居之謂之去無資補不京城太叔既而太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公聞其

好是一句包期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臨民親職愛惜倉庫伯通彭寵字名字謂聲譽也典郡謂太守也佐命謂輔受命者

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為國耳即疑浮相

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為族滅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

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餐匹夫媵母皆卑賤無職之人言感一餐之惠尚能致命

以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三綬者古人兼官一官一綬也更始使謁者韓鴻持節徇北州承制得專拜二千石以下鴻至蜀以寵鄉閭故人相見大喜拜寵偏將軍行漁陽太守世祖又以書招寵寵乃發步騎三千人歸世祖世祖承制封建中侯賜號大將軍大邦漁

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為顏行步拜起何以為容不顧恩義而為背叛朝夕與人言辭拜起豈不厚顏坐卧念之何以為心言內愧也引鏡

窺影何以施眉目舉措建功何以為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梟鳴之逆謀捐傳葉之慶祚言寵已封侯可傳子孫也招破敗之

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為世笑死為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游俱起佐命同被國恩吳漢說寵從世祖會

上谷太守耿况亦使功曹寇恂請寵寵結謀共歸世祖况字游俠俠游謙讓屢有降挹之言而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挹損也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

頭翼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為遼東豕也言朝廷之人如能功者不少今乃愚妄自

比六國時伯通自號國為燕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鄆開也勝強也將猶近也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所所數也今天

下幾里列郡幾城幾者假設問辭言今天下非比六國時也奈何以區區漁陽

而結怨天子。區區言小也。此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

其不知量也。孟津海口。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

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損盛時。言寵之叛逆如病者。

中風而狂走。內聽驕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浮密奏寵上徵之寵既自疑其妻勸寵無應徵。今漁陽大郡兵馬眾多。奈何為人所

奏而棄此去。寵與所親信吏計議。吏皆怨。浮勸寵止不應徵。長為羣后惡法。羣后指功臣已封者。而言惡法亦鑒戒之。末為功臣鑿戒。豈

不誤哉。定海內者無私讐。勿以前事自疑。定海內指光武而言。前事指寵

不應徵。願留意顧老母少弟。凡舉事無為親厚者所痛。而

為見雙者所快。寵如不悛必見誅滅則親者痛之。雙者快之矣。

○為曹洪與魏文帝書。洪字子廉。太祖從弟。文帝集序曰。上平定漢中。族父都護還書。

與子盛稱彼方土地形勢。觀其辭如陳琳所為。

陳琳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侈意奢。說事頗過其實。賊

得九月二十日書。得文。帝書。讀之喜笑。視玩無厭。亦欲令

陳琳作報。琳頃多事。不能得為。念欲遠以為歡。故自竭老

夫之思。歡笑也。辭多不可一二。麤舉大綱。以當談笑。一二委曲也。

漢中地形。實有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漢中謂人蜀之地也。左傳司馬

臨高守要。一夫揮戟。萬人不得進。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

決細網。奔兕之觸魯縞。未足以喻其易。縞。出曲阜。若更輕細。故曰魯縞。言我

常有。不義而彊。左傳。叔向語。故唐虞之世。蠻夷猾夏。猾。亂也。周宣之盛。

軍過彼險。固甚易也。雖云王者之師。有征無戰。言莫敢抗。不義而彊。古人

此書分三段。看漢言地形。至改使其然。蜀堅則盛稱蜀之險。張魚曰。遠察茲地。執至末之前聞。言蜀中有中才守之。又不

能克過高唐。至末自矜文。非清人。凡三侯。曰四嶽。三塗。九州之險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恒。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彼有精甲數萬。重解帝情人之誼一節。

軍過彼險。固甚易也。不義而彊。左傳。叔向語。故唐虞之世。蠻夷猾夏。周宣之盛。

亦雙天邦詩書歎載言其難也書蠻夷滑夏寇賊茲充詩

謂其難敵也斯皆憑阻恃遠故使其然是以察茲地勢謂

為中才處之殆難倉卒亦難急取倉卒急速也來命陳

彼妖惑之罪序王師曠蕩之德豈不信然文帝與洪書曰

心肆盡感之政天兵神是夏殷所以喪苗扈所以斃夏殷

拊師徒無暴樵技不臨也無道所以喪亡有苗不歸舜舜命禹討之有桀紂

克彼之所以敗也不然商周何以不敵哉商紂也周武王

也昔鬼方聾昧崇虎讒凶殷辛暴虐三者皆下科也然高

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修之軍盟孟津有再駕之役周

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崇虎崇侯虎也文王聞崇德亂

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而修德復伐之乃降武王伐紂至

于孟津而還然後殪意戎勝殷有此武功康誥殪戎殷未

有星流景集颺奮霆擊長驅山河朝至暮捷若今者也

景集颺舉霆擊言疾速也古之聖賢皆積年由此觀之彼

固不逮下愚則中才之守不然明矣彼張魯也下在中才

則謂不然而來示乃以為彼之惡稔雖有孫田墨釐力猶

無所救竊又疑焉文帝與曹洪書曰今魯罪兼苗桀惡稔

牛之誑孫吳勒八何者古之用兵敵國雖亂尚有賢人則

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武王還師官奇在虞晉不加戎季

梁猶在疆楚挫謀季梁隨賢臣也楚將伐暨至眾賢奔紂

勅三國為墟明其無道有人猶可救也眾賢謂上三仁及

國謂殷虞隨也奔紂謂廢棄也言此以且夫墨子之守紫

帶為垣高不可登折箸為械堅不可入公輸為雲梯必取

宋九設攻城之機

此明張魯雖
據險要莫有
計臣謀士為
之畫策而守
者是以我師
得長驅吉捷

宋九設攻城之機

變墨子九距之公輸滅盡墨子之守有餘公輸出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乃可以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三百人已持守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

楚高唐以下善五言詩

若乃距陽平據石門石門在漢中之西據八陣八陣一曰方二曰圓三曰牡四曰牝五曰騁六曰浮沮八曰鳴行據布也

前意不連屬蓋洪自矜其

之列田單為火牛馬肯土崩魚爛哉魚爛自設令守無巧拙

文乃因入蜀仰司馬揚王

皆可攀附則公輸已陵宋城樂毅已拔卽墨矣墨翟之術

而進以解文帝倚人之疑

何稱田單之智何貴老夫不敏末之前聞蓋聞過高唐者

效王豹之謳游睢惟息渙者學藻績之綵睢渙之間出文章草

月華蟲以奉宗廟御服間自入益部仰司馬穆王之遺風有子勝斐

然之志司馬長卿揚雄王褒也故頗奮文辭異於他日怪

乃輕其家丘謂為情人是何言歟魯人不識孔子聖人乃

矣言汝輕我如東家丘謂我夫駮駮驥垂耳於坳牧鴻雀

戰翼於汙池駮驥良馬也垂耳謂未能用力故耳垂也

也褻之者故以為園囿之凡鳥外廐之下乘也及其整蘭

筋揮勁翮相馬經云一筋從玄中出謂之蘭筋玄陵厲清

浮顧盼千里豈可謂其借翰於晨風假足於六駮補角哉厲

也陵厲清浮鴻也顧盼千里馬也晨風鷗恐猶未信丘言

必大噓也其洪白楚元王傳過其丘嫂張晏曰丘

○為曹公與孫權書

阮瑀字元瑜操為司空召為軍謀祭酒管記室書檄多瑀所作

離絕以來于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猶姻媾之義恩

情已深違異之恨中間尚淺也爾雅婿之父曰姻婦之父曰媾毛詩箋重婚曰媾吳

因緣諱因事緣情有所侵辱也

志策并江東曹操力未能逞且欲撫之乃孤懷此心君豈

同哉每覽古今所由改趣趣何因緣侵辱或起瑕釁心忿

意危用成大變若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異高漢

祖徙信為楚王後降封為淮陰侯故云失楚光武至薊彭寵上謁光武接之無異羣臣以此懷不平光武知之以問

朱浮浮對曰陛下皆倚為北道主人寵謂至當延問握手交權金坐今既不然所以失望也盧綰嫌畏

於已隙英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漢書上如邯鄲擊

擊其東北豨使王黃求救于匈奴豨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勝至胡燕王臧荼子衍亡在胡見勝曰公何不令燕且

緩豨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勝還報具道所以豨使范齊之豨所欲令連兵無決漢既斬豨其裨將降言豨謀上

召綰綰稱病故云已隙漢誅梁王彭越盛其醢以徧賜諸侯至淮南王王大怒陰令人部聚兵伺旁郡警急賁赫為

布中大夫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淮南王疑其上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故云情漏孤與

將軍恩如骨肉割授江南不屬本州豈若淮陰捐舊之恨

揚州舊屬江南今魏徙揚州於壽春而孫權全有江南之地故不屬本州指舊棄舊也抑遏劉馥相

厚益隆寧放朱浮顯露之奏壽州刺史劉馥每請伐吳操

奏漁陽守彭寵寵遂及操自言與權相厚豈學朱浮乎無匿張勝貸故之變盧綰疑

反上書請族殺勝勝還報綰前意綰乃詐論他事以脫勝家屬此為匿藏張勝而恩貸之言權無此也匪有

陰構賁音赫之告英布謀反賁赫告之固非燕王淮南之臺也而忍

絕王命明棄碩與石通交實為佞人所構會也蘇秦謂齊王

而得石交者也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形設象易為變觀示之

以禍難激之以恥辱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昔蘇秦說韓

倉以牛後韓王按劍作色而怒雖兵折地割猶不為悔人

之情也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仁君年壯氣盛緒

信所發薛諺曰寧為雞口不為牛後既懼患至兼懷忿恨不能復遠度

孤心近慮事勢遂齋見薄之決計秉翻然之成議秉執也

加劉備相扇揚事結疊連推而行之想暢本心不願於此

也暢通也言我想權本心不願若此孤以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朝將泰

之運盪平天下懷集異類喜得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

離厚接生隙姻親厚接皆謂權也隙譬也常恐海內多以相責以為老

夫包藏禍心陰有鄭武取胡之詐韓子曰鄭武公伐胡先以其子妻胡若以娛其

意因而問于羣臣曰吾所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胡

君聞之以鄭親也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乃使仁君翻然自絕以是忿忿懷

慙反側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二族俱榮流祚後嗣二謂曹孫也

以明雅素中誠之效抱懷數年未得散意昔赤壁之

役遭離疫氣燒船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據

操欲掩赤壁之勝之敗以

也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瑜之

能敗也吳志曹操臨荆州權遣周瑜程普為左右督各

船士卒饑疫死者大半備瑜等復追至南郡公遂北還

留曹仁於江陵瑜仁相守歲餘所殺傷甚眾仁委城走

士本非已分我盡與君冀取其餘非相侵肌膚有所割損

也思計此變無傷於孤何必自遂於此不復還之言荆州

操以高光自侍而以田橫非已分故云無傷于孤自遂任意也高帝設爵以延田

橫光武指河而誓朱鮪君之負累豈如二子是以至情願

聞德音項羽已滅田橫懼誅與賓客亡入海高祖恐其久

陽朱鮪守之上令岑彭說鮪曰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為胡

殷所反害今公誰為守乎鮪曰大司徒被害鮪與其謀誠

知罪深不敢降耳彭還白上上謂彭復往明曉之夫建大

事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况誅罰乎上指水曰河水在

此吾不食言 往年在譙新造舟船取足自載以至九江貴欲觀

湖濼勦之形定江濱之民耳非有深入攻戰之計也魏建安十

四年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自渦入淮出淝水吳志初曹操恐江濱郡縣為權所畧微令內移轉相警備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濼湖名將恐議者大為已榮自謂策得

長無西患重以此故未肯廻情左傳楚子曰安人之亂以萬渡江入吳恐權之議者大為已國之榮自謂已然智者

得長策可無西方之患矣以此未肯廻情向魏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兆是故子胥知姑蘇之

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為趙禽伍子胥諫吳王曰臣今見吳臺名麋鹿游言國亡臺荒也智伯與韓魏圍趙于晉陽

張孟談陰見韓魏之君曰智伯伐趙趙亡則二君為之次二君乃與孟談陰約夜遣人入晉陽智果見二君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變必背君矣不如殺之智伯曰不可智果見言之不聽出

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游不同吳禍易姓為輔氏穆生者漢楚王戊門下客不嗜酒王常設醴後忘設穆生乃謝病去鄒陽事吳王濞濞謀反屢誅不納乃北游梁

楚吳與七國連反誅穆生鄒陽不及于禍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四士謂子胥輔以君之明觀孤術數量君所據

相計土地豈勢力乏不能遠舉割江之表晏安而已哉甚未然也甚未然者言能取也若恃水戰臨江塞要欲令王師終不

得渡亦未必也夫水戰千里情巧萬端越為三軍吳曾不御漢潛夏陽魏豹不意江河雖廣其長難衛也左傳越子

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為左右勾卒帥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雷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漢書韓信進擊魏王豹豹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至于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歸言長江不可恃也

凡事有宜不得盡言將修舊好而張形勢更無以威脅重敵人言以威重迫脅敵人然有所恐恐書無益何則往者軍逼而自引還今日在遠而興慰納辭遜意

狹謂其力盡適以增驕不足相動但明效古當自圖之耳

但明古人之義當自謀之昔淮南信左吳之策隗囂納王元之言彭寵

受親吏之計三夫不寤終為世笑淮南王安謀反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部署

兵所從出入隗囂自稱西州上將軍囂將王元說囂曰天水完富天下士馬最強元請一丸泥東封函谷此萬世一時也囂心然元計遂反朱浮奏寵上徵之寵與所親信吏計議吏勸寵不應徵三人皆不寤事理以見凶滅為時人所笑

梁王不受詭勝實融斥逐張玄二賢既覺福亦隨之

願仁君少留意焉漢書梁孝王怨袁盎迺與羊勝公孫詭之屬陰使人刺殺袁盎天子意梁逐逐賊

果梁使之遣使覆按梁事捕公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韓安國泣諫王乃出之勝詭皆自殺梁王使王安國因長公主謝上怒稍解後漢書實融行西河五大郡大將軍事遙聞光武即位心欲東向隗囂使辯士張玄游說融不納決策東向奉書獻馬光武賜融璽綬

為涼州牧封安豐侯後徙大司空若能內取子布外擊劉

備張昭字子布權委以文以效赤心用復前好則江表之

任長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觀上今聖朝無東顧之勞

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君享其榮孤受其利豈不快哉若

忽至誠以處僥倖婉彼二人忍不加罪所謂小人之仁大

人之賊大雅之人不肯為此也婉猶親愛也二若憐子布

願言俱存亦能傾心去恨順君之情更與從事取其後善

但禽劉備亦足為效開設二者審處一焉聞荆揚諸將金

得降者皆言交州為君所執豫章距命不承執事孫輔字國儀假

節交州刺史遣使與曹操相聞事覽權幽繫之數歲卒劉繇字正禮避亂淮南權遣為揚州刺史繇不敢之州遂南

保豫疫旱金行人兵金減各求進軍其言云云孤聞此言

未以為悅然道路既遠降者難信幸人之災君子不為且

又百姓國家之有加懷區區樂欲崇和庶幾明德來見昭

昭

副不勞而定於孤益貴是故按兵守次遣書致意古者兵
 交使在其中願仁君及孤虚心迴意以應詩人補衮之歎
 而慎周易牽復之義案止也守次不前也及孤猶言思及我
 也詩云袞職有關仲山甫補之言
 權若來降是補前過矣易云牽復言若去逆歸順復游明時爵祿榮美
 吉言相引以復于善也牽引也濯鱗清流飛翼天衢良
 時在茲勗之而已如魚濯鱗于清流鳥飛翼于天路也
 ○與朝歌令吳質書質為朝歌長大軍西征太
 子南在孟津小城與質書

魏文帝

前後敘遊覽
 之勝風景甚
 麗而曰樂往
 哀來一曰物
 是人非慨然
 塵世盈虧之
 感

五月十八日丕白季重無恙季重吳質之字
 無恙猶云安否塗路雖局官
 守有限局近也願言之懷良不可任毛詩願言思
 足下所理
 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謂朝歌僻遠書問
 少致故增勞也每念昔日南
 皮之游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南皮縣名不
 嘗與質同游

元瑜想同為
 面皮游者故
 及之此真可
 傷懷者

碁間設終以六博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騁北場依食南
 館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
 乘其載以游後園輿輪徐動衆從無聲從侍從
 之人也清風夜起
 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言物極則反樂極
 則哀故愴然傷懷余顧而
 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為然足下
 謂質今果分別各在一
 方元瑜長逝化為異物異物謂生死為物各
 異以阮瑀已死也每一念至何
 時可言方今蕤賓紀時景風扇物禮記仲夏之月律中蕤
 賓易通卦氣曰則景
 風天氣和暖眾果具繁時駕而游北遵河曲遵亦
 生從者鳴
 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車啓路謂引前也文學官名託
 附也時帝為太子故文學附
 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時異言此時
 不同游也今遣騎
 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丕白

與吳質書

魏文帝

二月三日不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行猶且也三年不見

東山猶歎其遠，况及過之，思何可支。詩曰：我徂東山，滔滔不歸。自我不見，于今

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

昔日游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

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

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可長共相保。已分如云

何圖數年之間，零落殆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

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游，猶在心

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

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

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偉長徐幹字也，箕山許由隱處也著中論二

十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為不朽矣。德

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

遂，良可痛惜。聞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流淚，既痛逝者，

行自合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有

逸氣，但未適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

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元瑜阮瑀字也，記亦書類翩翩雅致足以娛也仲宣獨

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著，古人無以

遠過。仲宣王粲字也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

此書敘事多生死離別之慘，而末島以少壯努力尤得規箴之體

六子獨首偉長與其彬彬君子此見名節之難

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呂氏春秋于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禮記孔子哭于路于中庭進

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絕絃痛知音之難遇也覆醢傷門人之莫及也諸子但為未

及古人亦自一時之儻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

來者難誣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

時有所慮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

未白頭耳光武有言年已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

光武賜隗囂書更猶歷也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言德不及光武以年已與之齊

大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眾星之明假日月之光法言曰

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文子曰百星之動見明不如一月之光文帝謙非才而居天子之位也動見

瞻觀何時易乎恐求不得復為昔日游也言處重位奉動出入人所瞻

不容易易故恐不得復為昔游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

思秉燭夜遊良有以也古詩曰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非

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否東望於邑裁書叙心不白

於邑嘆咽也

○與鍾大理書鍾繇字元常魏國初建為大理時帝為太子以從在孟津聞繇有玉玦欲得之而難於公索使臨前侯轉因人說之繇即送之乃作書謝繇

魏文帝

不白良玉比德君子珪璋見美詩人禮記君子比德于玉詩曰頭顯印印如珪

如晉之垂棘魯之瓊璠宋之結綠楚之和璞皆美玉名價越萬

金貴重都城其玉也棄之于野鄰人盜之以獻魏王王召

玉工相之曰賀大王得天下之寶臣所未嘗見王問其價

者千金此言萬者有稱疇昔流聲將來是以垂棘出晉虞

文選卷之九

三七

號雙禽晉荀息以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和璧入秦相

如抗節竊見玉書稱玉白如截肪方黑譬純漆赤擬鷄冠

黃伴蒸栗載刺也肪猪脂也栗蒸之色黃側聞斯語未覩厥狀雖德非君

子義無詩人高山景行私所慕仰然四寶邈焉已遠秦漢

未聞有良比也四寶謂上白黑赤黃之寶也求之曠年不遇厥真私願

不果饑渴未副近日南陽宗惠叔稱君侯昔有美玦聞之

驚喜笑與拊會拊拍手也會謂笑而拊手也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是

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時從容喻鄙旨荀宏字仲茂為太子文學使為

寶玦初至捧匣跪發五內震駭絲在鄴城太子在孟津騎使從鄴都還到孟津匣以

繩窮匣開爛然滿目繩繫匣者猥以蒙鄙之姿得覩希世

之寶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有秦昭章臺之觀

而無蘭生詭奪之誑史記趙惠文王得和氏璧秦昭王使人遺書願以十五城易璧趙使相如

奉璧入秦秦王坐章臺相如奉璧視秦王無意償城乃前

曰璧有瑕請指之王授相如相如持璧倚柱怒髮上衝冠

頭與壁俱碎于柱言有昭王之美觀無相如之欺奪也嘉

貺益腆敢不欽承謹奉賦一篇以讚麗質丕白

○與楊德祖書書論諸才人優劣

曹植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為文章迄

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畧而言也昔仲宣

獨步于漢南孔璋鷹揚于河朔王粲在荊州故云漢南陳琳廣陵人在冀州為袁紹

記空故偉長擅名于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徐幹居北海郡禹貢之青

珠麗而雄傑

植蓋自負文妙一世論仲

言諸人雖逢

擅場而未能

一舉千里也

稱修文景高州也故云青士劉楨東平寧德璉發迹於此魏足下高視

於上京應場南頓人也近許都故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

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隨侯見大蛇傷斷以藥

中銜珠以報之因曰隋侯之珠楚人吾王於是設天網以

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吾王謂操也崔寔本

羅海內之雄淮南子曰九州之外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

騫絕跡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開於辭賦而多自謂

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為狗者也前有書嘲之

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

能妄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

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

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謂僕卿何

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

嘗歎此達言以為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

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

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

以議於斷割為劉季緒張本南威美女也龍淵劉季緒才

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綺居捭之利病劉表子官

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魯連子曰齊之

於狙丘而議於稷下魯仲連聞而謂曰今楚軍南伐趙高

唐亡在朝今臣將罷南陽之師還高唐之兵所貴談說劉生之辯未若田氏

此之謂也如先生之言有似臯音人皆惡之田氏是杜口終身不談

守著詩賦頌六篇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紫五霸於稷

詞也也倚偏引也

唐亡在朝今臣將罷南陽之師還高唐之兵所貴談說

此之謂也如先生之言有似臯音人

皆惡之田氏是杜口終身不談

文帝蓋以公之仰自許

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茝蓀蕙

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喻人評文章愛好不

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咸池六

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

也。以巴辭賦比稗家之說野人之歌匹夫之思有足存者擊轅野人之歌也辭賦小道。固未足

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

稱壯夫不為也。揚雄為郎郎皆執戟而侍楊子法言曰彫蟲篆刻壯夫不為吾雖薄德

位為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留金

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賦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

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其文直其

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司馬遷書曰僕誠以非要之皓

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慙。恃惠子之知我也。張平子

言之不慙恃鮑子之知我惠子惠施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植白

○與吳季重書

曹植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得為密坐。常調謂常會密

雖謙飲彌日。其於別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若夫觴酌

凌波於前。簫笳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觀虎視。鳳以

虎以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蕭何曹參文吏也衛

霍去病武臣也

桓子新論曰
人學長安樂

出明向西而
笑知肉味美

對屠門而大
嚼

左顧右盼謂若無人豈非吾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雖

不得肉貴且快意喻有文武之道不見用也言若人雖不
用且快我意亦如過屠者之門而開口

以為酒伐雲夢之竹以為笛斬泗濱之梓以為箏食若填

巨壑飲若灌漏卮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日

不我與矐靈急節矐靈日也急節
謂遷移之速也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

商之闊面謂相見日也逸過也參商二星常不相
見言相見恐光景之速別離如參商之隔思抑六

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抑止也頓下也六龍日車也羲和日
御也言惜光景之速思使日少留也

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天路高邈良無由緣若木在崑
崙若木以掃日使之還却也濛汜日入處閉濛汜之
谷使日曠而不入也然天之高遠定無由攀援懷戀反

側如何如何得所來訊文采委曲擘若春榮瀏若清風申

詠反覆曠若復面曠遠也復面
若復相見也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

治復申詠之也所治謂朝歌也言還
朝歌當覽諸賢之作可令意事小史諷而

誦之意事謂好事知文
者小史佐吏也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

猶亦病諸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而無貴

矣言驥及和氏以希有故為貴耳今若家有
千里人懷盈尺即驥及和氏寧得珍貴乎夫君子而不

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不好伎何為過朝歌

而迴車乎足下好伎而正值墨氏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

張目也墨翟不好樂而朝歌非伎樂何謂過之而迴車是
彼有不知音之蔽也足下正值此縣想亦助我張

目怒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有之矣未

有不求而自得者也且改轍易行非良樂之御易民而治

非楚鄭之政願足下勉之而已矣王良伯樂善御馬者楚
之叔敖鄭之子產二子

王良伯樂善御馬者楚之叔敖鄭之子產二子

者願質勉之也。適對嘉賓，口授不悉，往來數相聞。曹植白

○答東阿王書 東阿王曹植也

吳質

質白：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之稠繆乎！夫登東岳者，然後知衆山之邈迤也；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自旋之初，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精散思越，惘若有失，非敢羨寵光之休，慕倚頓之富也。誠以身賤犬馬，德輕鴻毛，質前從繁還將也，猶頓古之巨富人也。至乃歷玄闕，排金門，升玉堂，伏虛檻於前殿，臨曲池而行觴，玄北也，既伏憑也。既威儀虧替，言辭漏渫，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耀穎之才，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為馮諼三窟之效。耀穎，卽毛遂所云處

此書本前書，遂毀破其意耳。

囊中當脫穎而出也。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給，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使收債于薛，諼矯命以債賜諸人，因燒其券，曰：『為君市義。』後有毀于孟嘗君者，于湣王孟嘗君就國，未至百里，老幼迎于道中。孟嘗君顧諼曰：『先生為文市義，乃今見矣。』馮諼曰：『狡兔有三窟，乃免其死。今君有一未得高枕而卧也。請為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乃與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游于梁，梁惠王聘孟嘗君。齊王聞之，君臣恐懼，使太傅謝孟嘗君曰：『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民，馮諼謂孟嘗君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于薛。廟成，還謂孟嘗君曰：『三窟已就，請君高枕為樂矣。』屢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信陵君魏公子，無忌方置酒大會賓客，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嬴，上坐不讓，後秦伐魏，圍邯鄲，邯鄲君使使求救于魏，魏侯生計，盜兵符以救邯鄲，遂解邯鄲之圍。凡此數者，乃質之所以憤積於胸臆，懷眷而惜邑者也。數者謂毛遂馮諼侯生也。惜邑，息也。以上應植書足下鷹揚等語。若追前宴，謂之未究，欲傾海為酒，并山為肴，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懽情，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究，盡也。看

肉也公子謂植也鄙人若質之志實在所天所天謂子建言已所仰賴

也天之文義即國以民思投印釋轂朝夕侍坐鑽仲父之質自謂也庶幾近也

遺訓覽老氏之要言對清醑戶而不酌抑嘉有而不享清醑

酒也抑止也言得侍坐于建使西施出帷嫫母侍側斯盛將對酒不酌止肉不食也

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西施美女也嫫母醜婦也若乃近者之觀實

蕩鄙心近者之觀謂子建所述飲宴之時也秦箏發徽二八迭奏二八言少

也墳簫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座右墳簫樂器也激亦耳嘈

嘈於無聞情踴躍於鞍馬嘈嘈喧甚也以上靈簫書大夫

謂可北懾肅慎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又况

權備夫何足視乎肅慎北夷國名也楛木名也武王伐殷

也謂到縣乃諷頌子建所賜之文也眾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郢

子賦詩春秋載列以為美談左傳趙武與諸侯大夫會

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龍武也請皆賦詩以卒君賦武亦

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伯有賦鷄之賁賈子西賦秦

苗之四章子產賦隰桑子太叔賦野質野質小人也無以承命

又所答貺辭醜義陋申之再三赧然汗下此邦之人閉習

辭賦三事大夫莫不諷誦何但小史之有乎此邦謂朝歌

以政事惻隱之恩形乎文墨墨子迴車而質四年雖無德

與民式歌且舞墨子過朝歌即日迴車而質四年儒墨不

同固以久矣然一旅之眾不足以揚名少康有眾一旅一

足揚名歌縣小不步武之間不足以騁跡六尺曰步武跡也若不

改轍易御將何以效其力哉。質託言若不改大任將何以用力也今處此而求大功猶絆良驥之足而責以千里之任。檻猿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也不勝見恤。謹附遣白答不敢繁詞。吳質白。

○與滿公琰書

滿琰字公琰為別部司馬公琰前日曾過琰至明日琰欲遣書謝值公琰又使人來召琰琰事不得往故為報

應璩

璩白。昨者不遺猥見照臨。雖昔侯生納顧於夷門。毛公

受眷於逆旅。無以過也。侯生侯嬴也趙有處士毛公藏于博徒信陵君欲見之自匿不肯見

信陵聞所在乃間步往從。外嘉郎君謙下之德內幸頑才

見誠知已。郎君謂炳也頑才璩自謂也炳君歡欣踴躍

情有無量是以奔騁御僕軍命周求

陽晝俞於詹何揚倩說於范武

說范曰必子賤將適單父陽晝謂子賤曰吾少

賤無以送子今贈子以鈞道夫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揚

鱈也其為魚味薄而不美若亾若存若食若不食者魴也

其為魚博而厚味子賤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于道子

賤曰陽晝所為揚鱈者也乃請着老尊賢與之共化列子

曰詹何楚人也以獨蠶為綸芒針為鈞荆棘為竿剖粒為

餌而引盈車之魚韓子曰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

甚謹為酒甚美懸幟甚高然而不售酒酸怪其故問其所

知問長者揚倩曰汝狗猛或令孺子懷錢攜壺甕而往酤

狗迎而齧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也夫國亦然有道之士懷

其術而欲以輔萬乘之主大臣為猛狗迎而齧之人主之

言使陽晝曉喻詹何令其鈞揚倩說范武使其酤故使鮮

魚出自潛淵芳旨發自幽巷。魚應鈞旨應酤也繁俎綺

錯羽爵飛騰。組俎豆也言繁布如文綺錯雜羽觴牙曠高

徽義渠哀激。伯牙善鼓琴師曠管樂太師也鼓琴循當此

絃謂之徽義渠西戎國名也其樂未詳

此書前段述公琰過從飲夏之樂後段我以樂不可極也

之時仲孺不辭同產之服孟公不顧尚書之期灌夫字仲孺夫嘗有

姊服過丞相田蚡蚡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乃肯幸臨魏其夫安敢以服為解同產

謂姊也陳遵字孟公嗜酒好賓客每取客車轄投井中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侯君憲醉時突人見

遵母叩頭白曰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毋乃今後闕出去徒恨宴樂始酣白日傾夕驪

車就駕意不宣展驪駒辭曰驪駒在路僕夫整駕追惟耿

介迄于明發追思也耿介不安也適欲遣書會承來命知

諸君子復有漳渠之會會約也來命謂炳夫漳渠西有伯

陽之館北有曠野之望伯陽館謂老子廟也高樹翳朝雲文禽蔽綠

水沙場夷敞清風蕭穆是京臺之樂也得無流而不反乎

淮南子曰令尹子假請飲莊生許諾子假具于京臺莊王不往曰吾聞京臺者南望獵山北臨方皇左江右淮其樂

忘歸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流而不能自反適有事務須自經營不獲侍

坐良增邑邑因白不悉璩白

○與侍郎曹長思書長思不見史傳按書稱大弟合是璩中表弟也

應璩

璩白足下去後甚相思想叔田有無人之歌闈因闈都有

匪存之思風人之作豈虛也哉詩曰叔于田巷無居人出

王肅何曾金匪我思存風得顯拔而璩人詩人也王肅以宿德顯授何曾以後進見拔皆鷹揚

虎眇有萬里之望王肅黃初中為散騎黃門侍郎何曾弱

授授職也薄援助者不能追參於高妙復歛翼於故枝薄

授授職也薄援助者不能追參於高妙復歛翼於故枝薄

助謂無親朋在朝高妙謂顯授見拔者塊然獨處有離羣

之志塊然獨居之貌汲黯樂在郎署何武恥為宰相千載揆之知

其有由也汲黯拜淮陽太守伏地謝不受曰臣願為中郎

出入禁闈何武恥義未詳有由蓋謂時勢不可

處德非陳平。門無結駟之跡。陳平家貧負郭窮巷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結駟也

也。連騎學非揚雄。堂無好事之客。揚雄家素貧嗜酒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雄游也

劣仲舒。無下帷之思。家貧孟公。無置酒之樂。董仲舒少治春秋下帷講

習陳遵字孟公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悲風起於閨闈。紅塵蔽於机榻。幸有

袁生。時步玉趾。樵蘇不爨。清談而已。有似周黨之過閔子

袁生未詳何人要是環友也樵取薪也蘇取草也東觀漢記太原閔貢與周黨相遇舍菽飲水無菜茹也夫皮

朽者毛落。川涸者魚逝。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

歎。豈有恨哉。秋物雖榮者沾霜則零落枯悴也人之聊與貴賤否泰亦自然之數豈可悵恨哉

大弟陳其苦懷耳。大弟謂曹長思也想還在近。故不虛言。璩白。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廣川縣時旱祈雨不得作書以戲之

應璩

璩白。頃者炎旱。日更增甚。沙礫銷鑠。草木焦卷。處涼臺

有鬱蒸之煩。浴寒水而有灼爛之慘。宇宙雖廣。無陰以慰

雲漢之詩。何以過此。毛詩雲漢曰赫赫炎炎云我無所言無所庇陰而處也土龍矯

首於玄寺。泥人鶴立於闕里。淮南子土龍以祈雨玄寺即道觀也泥人即祈雨土人也

矯首鶴立言望雨不至也闕里舊修之歷旬。靜無徵效。祈

註皆於廣川無所取義當闕疑降明勸教之術。非致雨之備也。知恤下民。躬自暴露。拜起

靈壇。勤亦至矣。露謂身立日中靈壇祈雨壇也昔夏禹之解陽盱。殷湯

之禱桑林。言未發而水旋流。辭未卒而澤滂沛。今者雲重

積而復散。雨垂落而復收。得無賢聖殊品。優劣異姿。割髮

宜及膚。翦爪宜侵肌乎。湯身禱于桑林翦其髮劇其手自以為禱用祈福于上帝雨大至

周征殷而年豐。衛伐邢而致雨。善否之應。甚於影響。未可

以為不然也。左傳衛人伐邢於是備大旱甯莊曰昔周飢者欲使衛討邢乎想雅思所未及謹書起予。應璩白。

○與從弟君苗君胄書

此書言欲歸田故報二從弟也

應璩

璩報間者北游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矇。芒洛北風大阜也

伯掃塗雨師灑道按轡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

酒。言至其所止之處則酌春酒接武茅茨涼過大夏。堂上接武武跡也屋以草蓋曰茨大

扶。寸肴脩味踰方丈。指逍遙陂塘之上吟咏菀柳之

下。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花以翳日。春芳春日之花草也若在崑崙言折取若木

之華以拂日。弋下高雲之鳥餌出深淵之魚蒲且。子譜書使之還却也

便嬛稱妙何其樂哉。蒲且古之善射人便嬛古之善釣者雖仲尼忘味於

虞韶楚人流遁於京臺無以過也。班嗣之書信不虛矣。桓生欲借書班嗣報曰漁釣一壑則萬物不好其志栖遲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來還京都塊然

獨處營宅濱洛困於鄙塵。濱近思樂汶上發於寤寐。汶上

昔伊尹輟耕郟。憚投竿思致君於有

虞濟烝人於塗炭而吾方欲秉耒耜於山陽。沈鈞緝於

丹水。知其不如古人遠矣。東觀漢記郟憚字君章汝南人也鄭久都隱于弋陽山中憚即

去從次都止漁釣甚娛留數十日憚喟然嘆曰天生俊士

以為民也鳥獸不可與同羣子從我為伊尹乎將為許巢

而夫堯舜也次都曰吾年耄矣安得從子子勉正性命勿

也耒耜農具也山陽縣名然山父不貪天下之樂曾參不

慕晉楚之富亦其志也。山父許由也堯大其志欲禪為天子由曰散髮優游非以貪天下為

慕晉楚之富亦其志也。

樂曾參云吾楚之富不可及也彼前者邑人念弟無已欲

令州郡崇禮授邑誠美意也歷觀前後來入軍府至有皓

首猶未遇也徒有饑寒駿奔之勞俟河之清人壽幾何

金張之援游無子孟之資而圖富貴之榮望殊異之寵是

隴西之游越人之射耳金金曰彈也張張安世也子孟霍

幸賴先君之靈免負擔之勤追蹤丈人畜鷄種黍

為可矣無惑游言以增邑邑游浮也邑邑失志貌郊牧之田宜以為

意邑外曰郊周禮有牧田謂貢郭田也廣開土宇吾將老焉劉杜二生想

往來朱明之期已復至矣劉杜據友也朱明夏節也相見在近不復為

言慎夏自愛慎夏熱之氣以自休愛據報

○與山巨源絕交書山濤為選曹舉康自代康答書拒絕因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

大將軍聞而惡焉

嵇康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頽川吾常謂之知言山嶽為頽川太守時山濤謂嶽

從便得之也經常也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

吾自代公孫崇字顯宗為尚書郎阿都呂仲弟也康與呂

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不行謂不許也不足下傍通

多可而少怪傍通謂博通也多可言多許可也吾直性狹

少怪謂少有責于人言寬容也

康意合故以為知言

然經怪此意尚未熟悉於足下何

云康性行不堪職任與

長悌絕交書曰少知阿都每喜足下家復有此弟

知謂不悉我情也

不行謂不許也不

多可言多許可也

吾直性狹

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狹中謂不問聞足下遷揚

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莊子曰：庖

也。庖人割牲體之人也。尸主也。祝謂祭時讀詞之人也。言

引我以爲助也。恐山濤羞爲獨割。手薦鸞刀。漫

于北人無擇曰：帝欲以辱行漫。故具爲足下陳其可否。吾

昔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并謂兼

也。介謂孤介自守也。言我昔讀書得古人有如此。性有所

不堪。真不可強。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

而內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同知言世

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

短之哉。老子爲柱下史。莊子爲漆園吏。故言賤職。柳下

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

君子思濟物之意也。莊子仲尼謂老聃曰：兼愛無私仁之情也。所謂達能兼善

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

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

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

附所安。君子之行所趣各殊。而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

林而不反之論。班固漢書贊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且

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也。

吳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以無失節。史

記司馬相如。字長卿。其親名之。天子相如。既慕蘭相如之

志氣。所託亦不可移奪。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

慕之想其為人漢書高子平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

鑿穴為居採藥為業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疎懶筋驚

肉緩筋驚謂寬緩若驚馬也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

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畧轉乃起耳又縱逸

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懶與慢相成而為儕類見寬

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積任責

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

狂顧頓纓赴蹈湯火任實謂用本情也禽鹿之性制之於少則易及其既長則不可強

飾以金鑣饗以嘉肴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羈馬有羈

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至為禮

士所繩疾之如讐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禮法之士謂何曾也阮籍在司

馬大將軍生時居母喪飲酒食肉曾曰卿任性放蕩敗禮傷教宜投之四裔大將軍曰此子素羸卿其忍之

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人情闇於機宜無

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萬石父子皆以謹慎著名無萬石之慎言放縱也好盡謂好盡

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卧

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漢置當關之職欲曉

康欲晚起不堪為吏所呼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

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痺痺切不得搖性復多蟲蟲蟲切把

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痺痺切素不便

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則犯教傷

義欲自勉强則不能久四不堪也杭亦不喜弔喪而人道

以此為重已為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瞿句然

自責然性不可化漢書惠帝贊曰聞叔孫通之諫則瞿然欲降心順俗則詭

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

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謂塵臭處千變百

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言與流俗同事則不心不耐煩而

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執掌眾多貌又

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

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

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促狹隘也九患謂上七不堪二不可又聞

道士遺言餌朮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游山澤觀

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

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偏伯成子

高全其節也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

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而問焉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

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則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

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耕而不顧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

將出而天雨門人曰商有蓋請假焉孔子曰商為人短于財吾

聞與人交者推長而違短故久吾非不知商有蓋恐不借

而彰其過也護掩也近諸葛孔明不偏元直以入蜀徐庶字元直為

見獲庶辭昭烈遂請操令言華子魚不强幼安以卿相華

字子魚管寧字幼安欲舉寧寧遂將家屬此可謂能相終

浮海還郡詔寧為大中大夫固辭不受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不可以為輪曲者不可以為

桶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

志為樂。桶，椽也。莊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唯達者為能通之。此足下

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越人斷髮，文身不用章甫。

言不可因已之好章甫而強之使同也。已嗜臭腐，養鴛鴦以死鼠也。此用莊子鳴得

華去滋味，游心於寂寞，以無為為貴，縱無九患，尚不顧足

下所好者。足下所好者，榮華也。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必

不能堪其所不樂。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無

事寬之，令轉於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

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况復多病，顧此悵悵，如何可

言。今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叙闊，陳說平生，濁酒

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翫自義與翫同之不置，不過

欲為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鹿跡不切事

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

能離之，以此為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翫，適也。言俗人皆喜榮華，我獨以

離榮為快，此最近我情可得言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營，乃

可貴耳。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乏耳。

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為

權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於此也。黃門

也。本絕陽道，豈是貞哉。趣，急也。王塗，仕路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

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列子曰：宋國有田父，常衣濕墮，至春自暴，于日

當爾時，不知有廣夏，隰室，絲綈，孤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之，以獻吾君，將有賞也。其室告之曰：昔人有美

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

列子曰：宋國有田父，常衣濕墮，至春自暴，于日當爾時，不知有廣夏，隰室，絲綈，孤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之，以獻吾君，將有賞也。其室告之曰：昔人有美

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

列子曰：宋國有田父，常衣濕墮，至春自暴，于日當爾時，不知有廣夏，隰室，絲綈，孤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之，以獻吾君，將有賞也。其室告之曰：昔人有美

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

列子曰：宋國有田父，常衣濕墮，至春自暴，于日當爾時，不知有廣夏，隰室，絲綈，孤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之，以獻吾君，將有賞也。其室告之曰：昔人有美

戎菽甘泉莖芹薺子對鄉豪稱之鄉願足下勿似之其意
豪取嘗之若于口躁于腹衆嘲之
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為別稽康白

○為石仲容與孫皓書石苞字仲容太祖遣徐邵孫郁入吳都督揚州諸軍事石苞令

孫楚作書與孫皓至吳不敢為通

孫楚

苞白蓋聞見幾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周易介于

石傳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左傳楚子代鄭子展此

乃吉凶之萌兆榮辱之所由興也是故許鄭以銜璧全國

曹譚以無禮取滅左傳楚子圍許蔡侯將許僖公見楚子

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啟如是王親釋其縛禮而命之使

復其所楚子從之又楚子圍鄭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

以逆王曰其君能下人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故云全

公子重耳奔狄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

觀之及即位晉侯圍曹又齊桓公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

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鄭

伯非銜璧然以載籍既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矣不

復廣引譬類崇飾浮辭苟以夸大為名更喪忠告之實今

龕論事勢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曆數將終漢火德故云

也桓靈失德災釁金興豺狼抗爪牙之毒生人陷塗炭之

艱桓靈漢二帝也於是九州絕貫皇綱解紐貫穿也絕四海蕭條

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太祖魏武帝征討暴亂克寧

區夏協建靈符天命既集遂廓洪基奄有魏域土則神州

中岳器則九鼎猶存神州洛陽也中岳嵩山也世載淑美重光相襲故

知四隩之攸同天下之壯觀也載也重光謂文公孫淵

承藉父兄世居東裔魏志公孫康知中國擾攘自立為遼

東侯度死子康嗣康死子晃淵等皆

承藉父兄世居東裔

小眾立兄子恭為遼東太守淵脅奪恭位擁帶燕胡馮陵

景初元年徵淵淵遂發兵自立為燕王險遠講武盤桓不供職貢

馮陵依憑也盤桓不進貌言恃險遠不修貢職也周禮制其職

各以其所能制其內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海交酬貨

貢各以其所有

賄葛越布於朔土貂馬銜乎吳會

南國吳也編木濟水曰桴弱報也葛越草布也

出于吳貂馬產于遼言公孫淵與孫權以方物相連結也

自以為控絃十萬奔走足用

信能右折燕齊左振扶桑陵轢沙漠南向稱王

齊二國名在遼西故云右折扶桑在東海故云

猛銳長驅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桴鼓一震而元

凶折首

遼東郡有遼陽縣左傳援桴而鼓馬易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次至也不守言不能堅守也

然後遠跡疆場列郡大荒

疆場邊也言魏斬公孫淵乃收離聚散咸安其居民庶悅服殊俗款附

言皆送款誠附魏國自茲遂九

野清泰

九野八方中央也東夷獻其樂器肅慎貢其楛矢曠世不

羈應化而至

後漢書東夷自少康以後世服王化獻其樂舞魏志景元三年肅慎國遣使重譯來貢弓矢石

魏魏蕩蕩想所具聞

言帝德廣遠想孫皓當已聞之

吳之先主起自荆州遭時擾攘播潛江表

孫堅舉兵荆州引軍還任魯陽劉備震懼亦逃

巴岷

巴岷蜀二山名遂依丘陵積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

氣游魂迄于四紀

固言吳蜀恃此山水假息游

二邦合從

于東西唱和互相扇動距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

與泰山共相終始

言吳蜀也言相合扇動併力以禦中

泰山齊其終始

相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桓桓志厲秋霜

威歷元

公爵為王輔佐也桓桓武貌

廟勝之筭應變無窮獨見之鑒與眾絕慮

鑒明也言謀慮絕于眾人也

主上欽明委以萬機長轡遠御妙畧潛授

五十四

偏師同心上下用力稜威奮伐采入其阻毛詩采入其阻采深也入

阻謂入蜀并敵一向奪其膽氣兵法并敵一向千里殺將小戰江介則

成都自潰。矐兵劔閣而姜維面縛魏志景元四年鄧艾鍾會伐蜀艾自陰平先登

至江介西蜀衛將軍諸葛瞻列陣待艾艾遣于忠等大破之斬瞻進軍到雒會從斜谷駱谷入平行至漢中姜維守

劔閣距會劉禪詣艾降勅開地五千列郡三十師不踰時

維等令降于會維詣會降梁益肅清平蜀之後置郡二使竊號之雄稽顙絳闕竊號

謂劉禪也絳闕魏闕門也球琳重錦充於府庫球琳玉名重錦美錦也夫號滅虞

亡韓并魏徒此皆前鑒之驗後事之師也晉滅虢次及于虞秦并韓而魏

徒居大梁言蜀滅吳亦為次也又南中呂興深觀天命蟬蛻內向願為臣

妾南中嶺南也交趾郡吏呂興殺太守孫請使如魏請太守及兵外失輔車

唇齒之援內有毛羽零落之漸而徘徊危國異延日月言

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輔猶言面頰也車猶言盤牙也輔車唇齒總是一意外失謂蜀亡也內漸謂呂興

叛吳降魏亦如馬之毛羽零落也此猶魏武侯却指河山以自強大殊不

知物有興亡則所美非其地也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

固此魏之寶也吳起曰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則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武侯曰善此言吳王恃險自強不知滅

亡之將至也方今百僚濟濟傷又盈朝虎臣武將折衝萬里國

富兵強六軍精練思復翰飛飲馬南海將伐吳故云飲馬南海自頃

國家整治器械修造舟楫簡習水戰伐樹北山則太行木

盡太行木盡大濬決河洛則百川通流樓船萬艘千里相

望濬深也樓船之總名自剗木以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日

之盛者也周易黃帝堯舜剗木為舟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

日之謂畜養也役不再舉然主上眷眷未便電邁者以為

點綴造舟水戰之盛直有吞吐敵國之勢

文選集註卷之九

五十五

有此愛民治國數語便

愛民治國道家所尚

春春趙顛貌

崇城遂甲文王退舍

左傳

曲折而正天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侯德亂而伐之軍三且令敵人俛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舍止也

示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旨往使所究若能審識安危自

求多福

歷然改容祇承往告

漢書尉陀歷然起坐稱

言能改尊倨之容敬承所往之書也

追慕南越嬰齊入侍

北向稱臣伏聽告策則世祚江表永為

藩輔豐報顯賞隆於今日矣若侮慢不式王命然後謀力

漢書南越王吳立天子使嚴助往諭

意南越王胡遣其子嬰齊入侍宿衛

雲合指麾風從

雍益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士列江而西荆

揚兗豫爭驅八衝征東甲卒虎步秣陵

豫益青徐荆揚兗

士當雲合風從而討之

爾乃皇輿整駕六師徐征羽

校燭日旌旗流星

游龍曜路歌吹盈耳

羽鳥羽也漢書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燭日謂赤羽耀日也

辰故云流星

奔邁其會如林

煙塵俱起震天駭地渴賞之士

鋒鏑爭先忽然一旦身首橫分宗祀屠覆取誠萬世引領

林言多也如

渴賞謂

南望良以寒心

夫治膏盲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

疑者必告逆耳之言

膏心下也盲膈上也病在膏盲危病也言治此病必須服苦口之藥也狐

疑不定也逆耳謂許聽之言

如其迷謬未知所投恐俞附見其已困扁

鵲知其無功也

勉思良圖惟所去就石苞

投歸也俞附扁鵲皆古之良醫也言吳有危亡之疾今用我言而歸服是猶可療也

若傲慢特險不即從化則猶疾入骨髓雖欲思療亦無功矣

白

與嵇茂齊書

嵇蕃字茂齊

茂齊

○與嵇茂齊書

嵇蕃字茂齊

茂齊

茂齊

茂齊

趙至

字景真代郡人後向遠西占戶焉初與嵇康兄子蕃友善至是將遠適乃作此書與蕃叙離舊本因安白故疑呂安與叔夜而其家諱作景真今據晉書至本傳合作至故并作至白

至白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岳長謠

楊朱南之沛老子西游秦遇于郊老子生梁鴻也歎謂楊朱不可教也謠謂五噫之詩也

夫以嘉

可教今不可教也楊朱曰

遁之舉猶懷戀恨况乎不得已者哉

請言其過老得已謂

惟別之後離羣獨游背榮宴辭倫好經迴路涉沙

子白雖難而被遷也

漠鳴鷄戒旦則飄爾晨征日薄西山則馬首靡託

居五噫歌曰

或乃迴飈狂厲白日寢光崎嶇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臯

步彼北邙兮時馬首尚

之內慷慨重阜之巔進無所依退無所據涉澤求蹊披榛

意顧瞻帝京無所託也

覓路嘯味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

所懼也

蹊徑也榛密林也言雖艱難吾所不懼其所懼者謂以下之事

至若蘭茝傾頹挂

林移植根萌未樹牙淺絃急常恐風波潛駭危機密發

所以怵惕於長衢按轡而歎息者也

蘭茝香草也林也植也

移植自謂也根萌未樹謂危也牙弩牙也弦弓絃也言風

波急則根易傾牙淺絃急則機易發此喻讒邪為中正之

風弩也怵惕驚貌衛道也又北土之性難以託根投人夜光鮮不按劍

今將植橘柚於玄朔蒂華藕於脩陵表龍章於裸壤奏韶

武於輦俗固難以取貴矣

橘柚生于南方玄朔北地也華藕蓮也生于水修陵高阜也龍

章袞龍之服也輦不衣之國也韶舜樂武王樂也龍

龍俗不貴音者也言此四者各適其宜故難以為美也夫

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飄飄遠游之

士託身無人之鄉總轡還路則有前言之艱懸鞍陋宇則

有後慮之戒

前言之艱謂經迴路以下也後慮之戒謂北土難托根以下也懸鞍懸車也朝霞

啓暉則身披於道征啓暉謂明也道速也太陽戢曜則情劬於夕惕

太陽日也戢斂也斂曜謂夜也夕惕至晚而尚懼也肆日平隰則遠廓而無覩極聽

脩原則淹寂而無聞吁其悲矣心傷悴矣然後乃知步驟

之士不足為貴也若乃顧影中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激

情風烈龍睇大野虎嘯六合猛氣紛紜雄心四據步驟謂驅馳行

此自表願立役之功中涼之志人也思躡雲梯橫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岳言將掃凶惡也蹴

崑崙使西倒蹋泰山令東覆平滌九區恢廓宇宙斯亦吾

之鄙願也崑崙泰山喻權臣也滌除也時不我與垂翼遠逝

鋒鉅靡加翅翮摧屈自非知命誰能不憤悒者哉鉅鉅也言不加

鋒鏑而六吾子植根芳苑擢秀清流布葉華崖飛藻雲謀翻自風也

喻福康承家世志潔清也藻文也肆當是居肆之肆舊注作布與上文義不協俯據潛龍之淵仰

蔭棲鳳之林榮耀眩其前豔色餌其後良儔交其左聲名

馳其右翺翔倫黨之間弄姿帷房之裏從容顧盼綽有餘

裕俯仰吟嘯自以為得志矣豈能與吾同大丈夫之憂樂

者哉去矣稽生永離隔矣煒煒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千

路難涉矣攜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矣無金

玉爾音而有遐心毛詩言我思爾金玉之音無能聞之使我徒有遠心相望也身雖胡

越意在斷金胡在北越在南言相去遠也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言金雖堅剛人同其心則能斷

之各敬爾儀敦履璞沈繁華流蕩君子弗欽臨書恨然知

復何云勉之以純朴而戒其浮華也弗欽言不取也恨不平貌何云言事既爾何所言也

○與陳伯之書梁平南將軍陳伯之初仕齊齊東昏侯遣伯之將兵拒梁武伯之知執屈乃降

梁至是又以衆降魏故帝使丘遲與之書

江運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為

世出棄燕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棄小志謂背齊也昔

因機變化遭遇明主謂背齊立功立事開國稱孤開國謂

刺史也同侯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為

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耶奔亡

謂為魏也股戰也穹廬也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

不能內審諸已外受流言沈迷猖蹶以至於此聖朝赦罪

責功棄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此將軍之

所知不假僕一二談也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割刃於愛

子漢主不以為疑魏君待之若舊漢書光武攻洛陽繡

害鮪與謀自知罪深不敢降上謂建大事不忌小怨今降

也魏王曹操與張繡戰于宛長子昂被繡流矢况將軍無

昔人之罪而勲重於當世昔人之罪謂朱鮪張夫迷塗知

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易曰不遠主上屈法申

恩吞舟是漏法網之疎漏吞舟之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

居松柏不翦謂不毀高臺未傾愛妾尚在皆未追殺也悠

悠爾心亦何可言今功臣名將鴈行有序佩紫懷黃誰

幄之謀乘輅建節奉疆場之任鴈飛成行列有尊卑之

節也疆場邊陲也金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刑殺也請侯

之而飲之以為誓將軍獨覲顏借命驅馳羶裘之長寧不

哀哉覲強也謂假借少時之命而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

文選卷之九

五十八

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慕容超大掠淮北，劉裕表請北伐，遂屠廣固，超踰城走高，胥獲之。送京師，斬于建康市。裕以舟師進討，至洛陽，王鎮惡、尅、長安、斬姚泓。故知霜露所均，不育

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姬周姓也。成王先武，北虜僭盜，皆都洛陽，故云舊邦。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焦爛。北虜謂魏也。况偽孽昏狡，

自相夷戮。梁武之初，當宣武之部落，攜離西豪，猜貳方當，日偽孽蓋指宣武也。繫頸蠻邸，懸首藁街。羌胡名大帥，為酋，鬻離也。其二而將，心也。蠻邸藁街，皆置蠻夷之館。

軍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言將而將軍居其國，同魚燕之危也。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

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日，撫絃登陣，豈不愴悵。北平昔日也。絃弓也。陣城上女，悲恨也。所以康公

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泣，將軍獨無情哉。廉

為趙將奔魏，久之思復用于趙。吳氏春秋吳起治西河，錯諧之。魏武侯使人召吳起至岸門，止車而立，望西河而泣。其僕曰：『竊觀公之志，視天下若舍履，今去西河而能秦，必亡。』西河今君聽讒人之議，不知我。想早勵良規，自

求多福，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武帝梁武也。白環西獻，格天

東來。世本曰：舜時，西王母獻白環及佩。家語：武王剋商，肅慎氏貢楛矢。夜郎滇池，解辯請

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夜郎滇池，皆南夷國名。解辯，謂解其辨髮以就衣冠。朝鮮，遠國名。昌海，南海也。蹶角，謂以額角叩地也。唯北狄野心，掘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

之命耳。北狄謂魏也。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總茲戎重。天監四年，詔臨川王宏北討，殿下者不斥言王也。茂親，謂帝弟也。弔民洛汭，伐罪秦中。洛北曰汭，秦中

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丘遲頓首。

謂君因此書不改後，必困偏方，思我言也。

○重答劉秣陵沼書

劉峻

字孝標初以仕不得志作辨命論秣陵令劉沼作書難之言不由命由人行之書答往來非一其後沼作書未出而死有人於沼家得書以示孝標孝標乃作此書答之故云重然書不及辨難但寓存歿之感不知何以言答也

劉侯既重有斯難值余有天倫之戚竟未之致也難謂沼之論也天倫之戚謂兄弟死也致至也謂沼難書竟未至孝標處也

尋而此君長逝化為異物緒言餘論蘊而莫傳長逝謂死也緒餘也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

者余悲其音徽未沫而其人已亡沫滅也青簡尚新宿草

將列青簡竹簡也古無紙用以爲書宿草陳根也列行列也謂墓草將陳也泫然不知涕之

無從也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向哭之遇一哀而出涕曰予惡夫涕之無從也泫然淚流貌雖隙

駟不留尺波電謝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隙穴也駟馬馳而過穴喻速也

波電波與電光皆不久停言人命如之菊蘭言文章之美靡絕尚存也

故存其梗概更酬其

肯梗概籬畧也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墨子曰也爾報也

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爲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君知之期

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田于圃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宣王射之中心折脊伏殛而死漢

書文帝受釐宣室因感鬼神事問賈誼誼具道所以然之故爽差也徵驗也言二人說鬼事事有實則我可答書也

冀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絃歌而赴節聖賢冢墓記曰東平忠王家在東平無鹽人傳云忠王歸國京師後葬其冢上松柏西靡宣城記曰臨城縣南蓋山有舒

姑泉昔有舒氏女與其父析薪此泉坐處牽挽不動乃還告家比還唯見清泉湛然女母曰吾女木好音樂乃絃歌

泉涌迴流有朱鯉一雙今但懸劍空隴有恨如何延陵季子將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欲之季子爲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矣及則徐君已死于是以劍挂其墓樹而去

移書讓太常博士并序讓責也太常周之宗伯也博廣大也議用廣大謂之博士

博廣大也議用廣大謂之博士

劉歆 字子駿向少子也少通詩書能屬文為黃門侍郎至中壘校尉

是時獨易列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

于學官歆不歆為光祿大夫故云親近建立也逸失也四經哀帝

及歆原孔漢初以來皆不置博士歆欲立學官而習之不肯置對言諸

子作經之所出而下及戰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議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博士

國暴秦以至漢興孝惠文不肯與歆論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

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

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

序書制作春秋以記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

子卒而大義乖大義謂詩書禮樂之義也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

旅之陣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孔子之道詩書禮樂也孫子吳起金匱者其

法行于世陵夷至於暴秦焚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

之罪道術由此遂滅是古之罪謂以古非今者族漢興去聖帝明王遐

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畧定

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他書至於孝惠之世乃除挾書

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為意周勃封絳侯灌灌

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掌故官名

伏生秦博士也生于壁中藏得尚書伏生秦博士也生于壁中藏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

折散絕古書以竹簡寫用繩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

詩始萌芽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

官為置博士在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謂禮公羊春秋諸子

孔子弟子學官博士也賈誼為文帝博士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

也賈誼為文帝博士

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

也賈誼為文帝博士

也賈誼為文帝博士

禮春秋先師皆出於建元之間。建元孝武年號也。鄒人慶忌受詩于浮丘伯。梁人戴

德受禮于后蒼。賈誼為誦誥授于趙人貫公。先師謂前進者。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

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成一經也。雅頌皆詩也。泰

誓後得博士集而讚之。孝武末有人得泰誓書于壁中者。獻之于博士使讚說之。因傳以教

今泰誓篇是也。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武帝時

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漢與秦相去七八十年全經未焚書

之時也。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

中逸禮有二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

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孔安國者孔子後也。天漢武帝年號。及春秋左氏

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

發孝成帝愍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秘藏校理舊

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脫編。稍漸也言漸缺落頗

離真也校考也舊文古文也三事即尚書左傳逸禮也編比次也。博問人間則有魯國桓

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

識者之所歎也士君子之所嗟痛也。指情其不施行也。往者綴學

之士不思廢絕之關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

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

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

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亡從

善服義之公心。殘缺非古文也恐見破也立學官破其先師文義也。在無也。或懷疾妬

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雷同如雷之聲聲同時而應是非相同不別善惡也。

抑此三學以尚書為不備謂左氏不傳春秋豈不哀哉。抑止

文選卷九

卷九

也謂劉歆欲立者當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以今聖上德
 為備矣不知有百篇謂左氏傳別行不傳春秋
 通神明繼統揚業亦慮此文教錯亂學士若茲雖深照其
 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
 不遣近臣奉旨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
 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
 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以慮始此乃
 眾庶之所為耳非所望於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
 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為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內外相應
 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
 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歐陽和伯事伏生春
秋公羊氏齊學也然孝宣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
讐孟孟從田
王孫受易

夏侯尚書

春秋穀梁氏魯學也梁丘從京房受易
從伏生受尚書傳從兄子建建又

是尚書有大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
 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
 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
 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妬道真違明詔失聖
 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守殘守殘
缺之經也

北山移文

周顒字彥倫初隱北山後出為山陰令秩
滿入京復經此山故德璋代此山移文以

孔稚珪

字德璋會稽人少涉學有美譽舉
秀才解褐為宋安成王車騎法曹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

梁簡文帝草堂傳曰汝南周顒昔經
在蜀以蜀草堂寺林壑可懷乃於鍾
嶺雷次宗學館立寺
因名草堂亦號山英馳煙驛路執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

新音

文選卷之九

之三

之標蕭灑出塵之想驛傳也謂山之英靈驅馳烟霧移文於山庭也度白雪以方

絜于青雲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

芥千金而不盼履萬乘其如脫亭亭高聳貌表外也物表

千金萬乘俗皆貴之高絜之人視聞鳳吹於洛浦值新歌

於延瀨固亦有焉王子喬好吹笙作鳳鳴游伊雒之間蘇

子以終此乎採薪人曰吾聞聖人無懷以道豈其終始參

差蒼黃翻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參差不一也翻覆

而後黷何其謬哉言周顛暫迴跡向山中而嗚呼尚心不

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尚子平有道術為縣功

以供飲食仲長統性傲儻默語無常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世有周子儁俗之士既文

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道東魯習隱南郭備俗俗中之備

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道東魯習隱南郭備俗俗中之備

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道東魯習隱南郭備俗俗中之備

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道東魯習隱南郭備俗俗中之備

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道東魯習隱南郭備俗俗中之備

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道東魯習隱南郭備俗俗中之備

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道東魯習隱南郭備俗俗中之備

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道東魯習隱南郭備俗俗中之備

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道東魯習隱南郭備俗俗中之備

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道東魯習隱南郭備俗俗中之備

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道東魯習隱南郭備俗俗中之備

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道東魯習隱南郭備俗俗中之備

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道東魯習隱南郭備俗俗中之備

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道東魯習隱南郭備俗俗中之備

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道東魯習隱南郭備俗俗中之備

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道東魯習隱南郭備俗俗中之備

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道東魯習隱南郭備俗俗中之備

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道東魯習隱南郭備俗俗中之備

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道東魯習隱南郭備俗俗中之備

以上言顯志

形馳魄散數
可寫出周顯
喜躍亦象此
以虛為實文
之奇語

抗塵容而走俗狀

軒舉也舉眉謂喜也

風雲懷其

本

流顯汎涉百家長于佛理善三宗論兼善老易空空以空

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儔涓子者齊人也好餌水

散志變神動爾乃看軒席次袂登筵上焚芰製而裂荷衣

抗塵容而走俗狀軒舉也舉眉謂喜也風雲懷其

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道東魯習隱南郭備俗俗中之備

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道東魯習隱南郭備俗俗中之備

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道東魯習隱南郭備俗俗中之備

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道東魯習隱南郭備俗俗中之備

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道東魯習隱南郭備俗俗中之備

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知喪至其

經金章縮墨綬悽愴憤咽皆怒怨貌言此等雖無簡見山

銅章墨綬人亦如有喪失而怨怒也余章銅甲也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馳

妙譽於浙右浙理邑近海而道軼長擯法筵久埋敲扑木

誼鄙犯其慮牒訴倥偬孔裝其懷賦書衣也擯棄也牒

繁促貌言道書講席未棄埋而聽訟也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

每紛綸於折獄董仲舒集七經琴歌繡陽作酒賦皆逸人

貌結課考第也折獄謂理訟獄也籠張趙於往圖架卓魯於前錄張敞趙

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我謂北山青松落蔭白雲誰侶潤

戶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佇摧絕破至於還颺入幕

寫霧出楹蕙帳空今夜鶴怨山人去今曉猿驚昔聞投簪

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纒因山言之故託猿鶴以奇驚怨

入仕已入塵網而有冠纒故云塵纒於是南岳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

峯竦諂慨游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慨嘆也游子謂顯

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臯之素謁託林潤以申其愧風

裝下邑浪拽制上京雖情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岨促迫

芳杜厚顏薜荔無恥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游躅於蕙路

豈可使

而過山也上京建業也魏闕朝廷也岨山門也

邑謂山陰也浪鼓也拽掉也言山陰秋病因向京

言今遣罷之馳騁宣布也逸議謂隱逸之議臯澤

也素貧賤之交也謁告也謂布告于人使知也

制

促

下

下

下

汗淥池以洗耳

芳杜薜荔皆香草言豈可使芳草懷愧耶以杜見崖巖再被滓穢更以俗塵點我蕙

此山靈致其草之路汗濁我

宜宿岫幌掩雲關歛輕霧藏鳴湍截來轅

於谷口杜妄轡於郊端

岫幌山窓也雲關謂以雲為關鏡藏歛湍霧使無聞見也來轅妄轡

謂顯之車乘也谷口郊端山之外也恐其親近故遠絕之

於是叢條瞋膽疊穎怒魄或

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跡請迴俗士駕為君謝逋客

枝也頽草穗也謝絕也逋亡也言條穗瞋怒而擊折顯之車輪掃去其跡也俗士逋客謂顯也

○喻巴蜀檄

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畧通夜郎轅中徵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發轉漕萬

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人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喻告巴蜀人以非上之意檄皎也喻使皎

然知我之情也

司馬相如

言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

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

匈奴單于布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

擅專也勞士大夫征討也陛下謂武帝也

交臂拱手也屈膝拜也

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顙來享

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

閩越南夷國名相誅謂自相誅殺而降也弔問

罪也番禺南越王遣太子嬰齊入宿衛

南夷之君西燹之長常效

貢職不敢憶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嚮風慕義欲為臣妾

喁喁衆口向上之貌

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

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徃賓之

中郎將謂唐蒙也賓服也

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

幣帛和戎之貨也衛護也不然謂意

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

謂起軍法

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

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自賊

陛下之士以殺猶云自盡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

攝謂張弓注矢而持之也兵矛戟之屬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

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讐彼豈樂死惡生

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

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析中分也白

剖符之封一段是舉爵祿以資勳也蜀之民諸侯言能急國家之難故得剖符受封也

位為通侯處列東第東第甲宅也居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

甚安逸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

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言國家重功臣厚爵賞故賢人君子用命至死而不辭也

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謂夜

郎也逃亡抵誅抵其罪而誅戮之也身死無名諡為至愚無名言無善名也諡者行之跡言為

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言與立功之人相去遠甚

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母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

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肯愚民之如此故遣信

使憐傷也信使誠信之使也曉喻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

亡之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教悔之過喻告也言明告百姓發卒奉幣和戍之事

也數讓皆責也景帝時郡置耆老有德者三人以為三老以教人孝悌方今田時重煩百姓

已親見近縣重慎也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

下縣道亟急也縣有蠻夷曰道使咸喻陛下之意無忽

○為袁紹檄州郡紹進軍攻許時劉備已奔紹何得復檄之因發檄假備名誤作檄豫改正

陳琳

琳避難冀州袁本初使典文章作此檄以告劉備言曹操失德不堪依附宜歸本初也後紹敗琳歸曹操曰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曰矢在絃上不得不發操愛其才育之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

左將軍豫州刺史備也郡國相守乃紹所統四州也

觀後篇檄吳將校首尚書令或名可例見

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

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非常人所擬也曩者強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已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祖宗焚滅汗辱至今末為世鑒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與兵奮怒誅夷逆暴尊

立太宗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

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饗

放橫傷化虐民

饗饗也

父嵩乞匄

蓋

攜養因賊假位與金輦

壁輸貨權門

標父嵩本夏侯氏之子騰乞養之賊賄賂也言嵩以車載賄賂實輸勢門而官至太尉竊

盜鼎司傾覆重器

鼎三公象也非才而居此位故云竊

操贊閣遺醜本無懿

德德狡鋒協好亂樂禍

協合也言操性與鋒錡相合故特好亂樂禍

幕府董統

鷹揚掃除凶逆

幕府謂紹也董督也

續遇董卓侵官暴國

侵官謂冒官也暴國

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棄瑕取用

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禪師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

禪師備師也紹表操為兗州刺史授以備師與同議合謀欲匡復漢室也至乃愚佻短畧輕進

自幕府至此
本初與操
三事之由

易退

能輕也。易法也。言操輕薄。

傷夷折劒

劒，劍也。徒，徒衆也。

數喪師徒

輒復分兵命銳

修完補輯

表行東郡

領兗州刺史

紹每以精兵修輯

被以虎文

獎賊

子威柄。言操實羊質而

之。又表操領東郡

獎賊

威柄

被虎文者乃紹

獎成其

冀獲秦師

一尅之報

而操遂承資

秦將孟明數敗穆公不罪遂得敗晉報秦故云一尅之報

言操數敗我不以為罪者亦冀操孟明之報也

故九江太守邊讓

英才俊

偉天下知名

直言正色

論不阿諂

身首被梟懸之誅

受灰滅之咎

操為兗州邊讓言頗侵操操殺讓而族其家故云灰滅

自是士林憤痛

民怨彌重

一夫奮臂

舉州同聲

故躬破於徐方

於呂布

彷徨東裔

蹈據無所

操為徐州刺史高謙所破又與呂布戰于濮陽為布所

敗蹈據無所

幕府推彊

幹弱枝之義

且不登叛人之黨

若也。枝喻諸侯也。叛人謂呂布也。

故復援旌

環

甲席卷起征

振布眾奔沮

環，貫也。言紹聞操敗引軍擊布破之。

拯其死亡之患

復其方伯

之位

則幕府無德於兗土之民

而有

大造於操也

紹紹哀之乃給兵五千人還取兗州無德於兗州之人謂已舉操為兗州而操害賢也造恩也

後會鸞駕

反旆

羣虜寇攻

會，遇也。鸞駕天子車也。時楊奉韓暹以天子還洛陽也。

時冀州方有

北鄙之警

匪遑離局

時公孫瓚出軍屯槃阿遂舉兵攻紹紹時為冀州刺史人眾悉叛瓚大破

紹軍鄙邊邑也遑職也禮記曰各司其局局部分也

故使從事

中郎徐勣

就發遣操

使繕修郊廟

翊衛幼主

操便放志

專行脅遷

也幼主謂獻帝也脅切也當御駕馭也

甲侮王室

敗法亂紀

坐領三臺

朝政

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諫者為外臺

爵賞由心

刑戮在口

宗所惡滅三族

心任意也。在口言出而莫之違也。五宗謂上至高祖下至玄孫也。三族父族母族

妻族也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羣談謂議朝政者腹議謂口不言而心非

之者隱戮謂中傷之也百寮鉗口道路以目尚書記朝會公卿充員

品而已言公卿不敢論時政但具員品故太尉楊彪典歷二司享國極位

操因緣眦蔡睚愛被以非罪榜楚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

忒不顧憲綱彪為司空司徒故云歷二司也特袁術作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下獄劾

以大逆眦睚目貌楚檮也榜笞也參并謂兼也五毒謂五刑也忒惡也言隨其情之所發以肆其毒而不顧法律

也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

加飾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

孝王先帝母昆母昆謂同母兄弟也墳陵尊顯桑梓松柏猶宜肅

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令聖

流涕士民傷懷言瑩樹猶合操又特置發丘中郎

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隳壞也突破也言操置發

冢墓以取金寶而露其骸骨也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汙國虐民

毒施人鬼加其細政慘苛科防互設晉繳充蹊坑穿塞路

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竟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

吁嗟之怨晉繳以射鳥者施亦穿也以捕獸者喻法歷觀

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為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

整訓詰謂問其罪也加緒含容翼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

謀左傳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言紹加意容乃欲摧撓棟

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為梟雄棟梁喻大臣也謂楊往

者伐鼓北征公孫瓚伐擊也謂紹征瓚時也疆寇桀逆拒圍一年操

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

漢書卷九

三十一

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贊亦梟吏強寇謂贊也言贊樂通

使人也謂操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爾乃大軍過蕩西

山屠各左校皆束手奉質爭為前登犬羊殘醜消淪山谷

大軍紹自謂也蕩洗餘也西山鹿陽山也紹入朝歌自鹿

陽山斬賊于毒等滅之又擊左校郭大賢及西營屠各屠

各匈奴種也束手謂縛也質即交質之質前登即先登言

降紹為所用也犬羊殘醜謂寇秋雜類也消淪沒也言皆

畏死亡沒于於是操師震懼晨夜遁遁屯據敖倉阻河

為固震懼驚懼貌敖地名中有太倉俯欲以螳螂之斧禦

隆車之隧莊子蓬伯玉謂顏闔曰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

舉之如執斧之象故云斧隆車雷車也雷為幕府奉漢威

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騁良

弓勁弩之勢戰戈類胡匈奴也中黃伯夏育鳥獲并州越

太行青州涉濟潔紹出長子譚為青州野高翰為并州太

大軍汎黃河而角其前荆州下宛葉而倚其後左傳狄子

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倚之征伐軍有前後猶如捕獸一

人捉角一人戾足倚戾足也劉表為荆州刺史與紹相結

故云宛葉雷震虎步金集虜庭虜庭謂若舉炎火以炳飛

蓬炳燒也沃灌也燦火覆滄海以沃燦炭有何不滅者哉飛也舉炎盛之火而

此言操無可燒枯蓬傾海水以灌飛火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出自

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幽冀二州名故

其餘兗豫之民及呂布張揚之遺眾覆亡迫脅權時苟從

各被創夷人為讐敵若廻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

揮以啓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言舉白幡以開降路

血刃而方今漢室陵遲綱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

崩離也

文選集註卷九

十一

無折衝之勢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搦翼莫所憑恃

雖有忠義之佐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

精兵七百圍守攻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

因斯而作宮闕天子所居也拘止執持也此乃忠臣肝腦塗

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可不勗哉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

兵恐邊遠州郡過聽而給與彊寇弱主違眾旅叛言州郡若誤聽

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四州金進舉謂舉兵幽州

領書到荆州便勒見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張繡以軍功遷建忠

將軍屯宛州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羅落布列也舉師揚威金

匡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

此言操之篡逆心當預遏其漸

此應前非常給之以兵是強寇賊而弱天子也如此

賞錢五十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
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偏之難如律令

部曲謂隊帥也偏裨小將也諸吏謂官屬也勿有所問不究其前罪也如律令謂當遵行也

○檄吳將校部曲文曹操檄江東諸軍將校部曲令背孫權而歸漢

陳琳

年月日子尚書令子發檄時也荀彧為尚書令告江東諸將校部曲

及孫權宗親中外蓋聞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夫見幾而作

不處凶危上聖之明也臨事制變困而能通智者之慮也

漸漬荒沈往而不反愚之蔽也是以大雅君子於安思危

以遠咎悔小人臨禍懷伏以待死亡二者之量不亦殊乎

孫權小子未辨菽麥未辨菽麥言其愚識之甚也要領不足以膏齊斧

名字不足以洿簡墨言謂也齊所以齊軍旅譬猶敲

卵始生翰毛而便陸梁放肆顧行吹主爾雅行哺曰敲

躍謂為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靈誅不知天網設

張以在綱目饜饈之魚期於消爛也若使水而可恃則洞

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荆門之敗禹時有苗弗率帝乃誅

孫述字子陽自立為蜀王遣任滿據荆數文德七旬有苗格公

越之旌不拔朝鮮遼東國名壘軍壁也刑除也史記朝鮮

揚僕征之不刑不拔猶云至今存昔夫差承闔閭之遠跡

用申胥之訓兵棲越會稽可謂彊矣吳王夫差承父闔閭

法大破越棲越王句踐于會稽之山申胥遠跡用于胥訓兵之

與晉爭長都城屠於句踐武卒散於黃池終於覆滅身罄

越軍稱羊曰衛抗衛謂對舉以爭輕重也吳王夫差北會

吳王夫差晉而歸與越戰不勝城門不守遂重吳宮而設夫差

始亂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立自以兵彊國富勢陵京城

太尉帥師甫下滎陽則七國之軍瓦解太尉周亞夫

滎與漢所封七國同叛互解水泮言破敗之速也滎之罵言未絕於口而丹徒之

刃以陷其胷吳王敗乃與麾下壯士千人夜亡渡淮走丹

王出勞軍使人徒保東越漢使人以利陷東越東越即給吳

之衆不可恃也自董卓作亂以迄於今將三十載其間豪

桀縱橫能據虎踞疆如二袁勇如呂布跨州連郡有威有

名十有餘輩其餘鋒悍特起鷓視狼顧爭為梟雄者不可

勝數然皆伏鈇嬰鉞首腰分離雲散原燎罔有孑遺近者

史記卷九

關中諸將復相合聚續為叛亂阻二華據河渭驅率羌胡齊鋒東向氣高志遠似若無敵丞相秉鉞鷹揚順風烈火

元戎啓行未鼓而破華大華少華二山名河渭二水名

敵矣而曹討之如順風縱其盛伏尸千萬流血漂櫓此皆

天下所共知也是後大軍所以臨江而不濟者

以韓約馬超逋逸逆脫走還涼州復欲鳴吠逆散也鳴吠

遂字文約言大軍所以不濟逆賊宋建僭號河首同惡相

救金為脣齒隴西宋建自稱平漢王聚又鎮南將軍張魯

負固不恭能征就寵魯為鎮民中郎將負荷也筒巴漢之

固不恭皆我王誅所當先加故且觀兵旋旆復整六師長

驅西征致天下誅謂討罪也偏師涉隴則建約梟夷於首

萬里偏將謂夏侯淵也於首懸首軍入散關則羣氏率服

王侯豪帥奔走前驅進臨漢中則陽平不守陽平關名十萬之

師土崩魚爛張魯逋竄走入巴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萬

巴夷王朴浮胡賓宗邑侯杜濩各帥種落共舉巴郡以奉

王職落聚落也巴賓皆地名王鉦鼓一動二方俱定利盡

西海兵不鈍鋒二方蜀與漢中也若此之事皆上天威明

社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聖朝寬仁覆載允信允文

大啓爵命以示四方魯及胡濩皆享萬戶之封魯之五子

各受千室之邑胡濩子弟部曲將校為列侯將軍以下千

有餘人百姓安堵四民及業堵墻也安于堵者不而建約

失家業也反還也

支屬皆為鯨鯢左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超

之妻孥焚首金城魏志南安趙衢討超梟其妻子漢書有金城郡父母嬰孩覆尸

許市非國家鐘禍於彼降福於此也逆順之分不得不然

彼謂魯等也此謂建等也夫為先高攫鷲之勢也牧野之威孟津之退

也攫執也言擊物必先高飛者取其勢也武王勝紂于牧野也

今者枳棘翦扞枳棘以喻殘賊也扞扞翦也戎夏以清除而防衛之也扞衛也萬

里肅齊六師無事故大舉天師百萬之眾與匈奴南單于

呼完厨及六郡烏桓丁令屠各湟中羌棘棘戎號震奮席卷

自壽春而南九江郡有壽春縣又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率精甲

五萬及武都氏羌巴漢銳卒南臨汶江搃據席蜀武都氏羌郡名

銳利也汶江名搃捉也庸蜀地名言不令為吳之援江夏襄陽諸軍橫截湘沅以臨

豫章樓船橫海之師直指吳會江夏襄陽豫章皆郡名樓船橫海皆將

軍期至吳會也軍號言以前諸軍期至吳會也萬里尅期五道金入權之期命於是至矣

丞相銜奉國威為之除害元惡大憝必當梟夷期命謂權也丞相曹操也

至於枝附葉從皆非詔書所特禽疾枝附葉從謂吳諸將校親

也故每破滅疆敵未嘗不務在先降後誅拔將取才各盡

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不翹足引領望風響應昔袁術僭

逆王誅將加則廬江太守劉勲先舉其郡還歸國家建安四年

劉勲率眾降封為列侯呂布作亂師臨下邳張遼侯成率

眾出降張遼侯成皆呂布將還討眭固薛洪膠眭固屬袁

尚開成就化紹屯射人操進軍臨河使史渙曹仁渡河擊之固使薛洪

圍射大洪尚率眾降封為列侯官渡之役則張郃烏高奐舉事立功官渡地名

此言敗表之後但將士有者俱在所

後討袁尚。則都督將軍

此即諸故將
而降而立功
者為吳赤讖

馬延。故豫州刺史陰夔。射聲校尉郭昭。臨陣來降。圍守鄴

城。則將軍蘇游。反為內應。蘇游袁譚將也譚留使守鄴審

配兄子。開門入兵。袁譚敗後審配兄子榮既誅袁譚。則幽

州大將焦觸。攻逐袁熙。舉縣來服。袁熙大將焦觸叛熙尚

縣來凡此之輩。數百人。皆忠壯果烈。有智有仁。悉與丞相

參圖書策。折衝討難。芟敵塞旗。靜安海內。豈輕舉措也哉。

誠乃天啓其心。計深慮遠。審邪正之津。明可否之分。勇不

虛死。節不苟立。屈伸變化。唯道所存。故乃建丘山之功。享

不訾之祿。朝為仇虜。夕為上將。所謂臨難知變。轉禍為福

者也。若夫說誘甘言。懷寶小惠。泥滯苟且。沒而不覺。隨波

漂流。與燖俱滅者。亦甚衆多。吉凶得失。豈不哀哉。昔咸陽

在漢中。東西懸隔。合肥遺守。不滿五千。權親以數萬之衆

破敗奔走。今乃欲當禦雷霆。難以冀矣。操使張遠與樂進

魯俄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遠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斬二

將。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入。乃引退。操討張魯于漢中。夫天道助順。人道助信。

事上之謂義。親親之謂仁。盛孝章君也。而權誅之。孫輔兄

也。而權殺之。盛憲字孝章。為吳郡太守。權吳人。故云君孫

齊書呼操行人以告權。乃還。偽若不知。與張昭共見輔。權

謂輔曰。兄厭樂耶。何為呼他人。輔云。無是權。投書與昭。以

示輔。輔慙無辭。乃悉斬賊義殘仁。莫斯為甚。乃神靈之逋

罪。下民所同讐。辜讐之人。謂之凶賊。是故伊摯去夏。不為

傷德。飛廉死紂。不可謂賢。逋。亡也。言權是神靈之逋。亡罪

人。百姓之所怨讐也。伊摯。伊尹

歷言權之罪
惡示諸將校
必宜背權歸
漢

傷德飛廉死紂不可謂賢

人百姓之所怨讐也伊摯伊尹

也。武王伐紂，飛廉與紂同戮。此感其罪也。何者？去就之道，各有宜也。丞相深

惟江東舊德名臣，多在載籍。近魏叔英，秀出高時，著名海

內。虞文繡，砥礪清節，耽學好古。周泰明，當世儁彥，德行修

明，皆宜膺受多福。保艾子孫，而周盛門戶，無辜被戮，遺類

流離，湮沒林莽，言之可為愴然。丞相謂操也。惟思也。舊德也。先世賢德也。載籍，國史也。膺承也。艾，養也。周泰明，盛孝章兩家皆為權所誅。魏周榮，叔英子也。虞

魏周榮，虞仲翔，各紹堂構，能負析薪。魏周榮，叔英子也。虞仲翔，文繡子也。言彼

皆能繼祖父堂構世業也。子產曰：古者世有高位，當報漢德，顯祖揚名。又諸將校孫權、婚親皆

我國家良寶利器，而金見驅逐，雨絕於天，有斧無柄，以自濟。

迫也。雨絕，謂雨下于地無還雲之期也。言金被驅逐，不得還漢，所以負利器而無處施用也。

隨顛沒不亦哀乎？蓋鳳鳴高岡，以進爵羅，賢聖之德也。鷦

鳩之鳥，巢於葦苕，苕折子破，下愚之惑也。鷦鳩，小鳥也。為巢葦草之上。猛

矣。聖朝開弘曠蕩，重惜民命，誅在一人，與眾無忌，故設非

常之賞，以待非常之功。乃霸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可不

勉乎？若能翻然大舉，建立元勳，以膺顯祿，福之上也。如其

未能，竿量大小，以存易亡，亦其次也。竿，計也。言若未能殺

夫係蹄在足，則猛虎絕其踏。謂建信君曰：人有

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跌蹄而去。虎之情，非不愛其蹄也。

然而不以環寸之踏，害七尺之軀，有權也。今國家者，非直

七尺之軀也。而君之身於王，蝮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漢

項梁使使趨齊，齊兵擊章，邯鄲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

間乃出兵，楚不殺，假趙亦不殺，角間齊王曰：蝮蝨手則斬

在人與眾
此應前
大對數

手蠹足則軀足何者為害于身也田假田角田間於楚趙非手足之戚何故不殺蝮毒蛇也螫人之手則必斬斷其節恐毒及何則以其所全者重所棄者輕若乃樂禍懷寧身而死也

迷而忘復聞大雅之所保背先賢之去就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先賢

謂上伊尹也去就謂去夏就殷也忽朝陽之安甘折若之末日忘一日以至覆沒大兵一放玉石俱碎詩曰梧桐生矣于彼高岡言鳳所棲也日忘一日謂苟存朝夕也放至也玉石俱碎謂舉兵則善惡咸見屠戮也

購募爵賞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言如詔律令購募謂以財求物也

科條謂賞罰等級也如左謂列在檄下詳審也

○檄蜀文魏景元四年令鍾會伐蜀會至漢中蜀大將軍姜維等守劍閣時會移檄蜀將吏

鍾會字士季穎川長社人繇之少子也敏慧夙成為秘書郎遷鎮西將軍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我太祖武

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拯其將墜造我區夏高祖

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

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率土齊民未蒙王化此三祖所以

顧懷遺志也言眷蜀人遺令討之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指陳留王

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宰輔謂司馬昭也允信也負也

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

獨為匪民愍此百姓勞役未已悼愍傷痛也言巴蜀百姓獨不為魏人而勞役未止

也是以命授六師襲行天罰征西雍州鎮西諸軍五道並

進師謂天子六軍也授授師于將也征西將軍鄧艾出甘松杏中二道雍州刺史諸葛緒出高樓武街二道鎮西將軍鍾會出洛谷合成五道也

古之行軍以仁為本以義治之王者之

師有征無戰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有苗謂三苗舜伐之不尅乃修文德

文選纂言詩本卷九

舞干戚七旬而有苗服干猶也賊賊也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間之義尚書式商容之

發鉅橋之粟今鎮西奉辭銜命攝統戎車鎮西會也此檄當時蓋託

命天子之令也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非欲窮武

極戰以快一朝之志國語祭公謀父曰有征罰之故畧陳

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才興兵新野

困躓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濟之興隆大好

中更背違棄同即異靈帝末黃巾起先主率其屬討賊有

曹操以為豫州牧後背曹操歸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

伯約屢出隴右姜維字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氏兇方國家

多故未遑修九伐之征也周禮有九伐之法憑弱犯寡則

行則滅之今邊境又清方內無事畜力待時併兵一向而巴蜀

一州之眾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侯和沮傷之

氣難以敵堂堂之陣段谷侯和皆地名鄧艾破姜維處也

應旗旛指敵或從風而來金鐸之聲揚此年已來曾無寧

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共親見此近

寧歲謂不安也諸賢謂蜀將吏也蜀侯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秦惠

蜀而殺蜀侯公孫述據蜀光武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

諸公所備聞也左傳司馬侯曰九州之險也是非一姓

者見危於無形智者規福於未萌是以微子去商長為周

賓陳平背項立功於漢豈宴安鳩毒懷祿而不變哉今國

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先惠後誅好生惡殺往

者吳將孫壹舉眾內附位為上司寵秩殊異江夏太守孫壹以眾歸魏魏以壹為車騎將軍封吳侯文欽唐咨為國大害叛主讎賊還為戎首

咨困偏禽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豫聞國事文欽與母

血儉舉兵反司馬昭臨淮討之諸葛誕殺欽子鴛及虎踰城出自歸昭表鴛虎為將軍各賜爵關內侯進兵登城唐咨面縛降拜壹等窮蹙歸命猶加上寵况巴蜀賢智見咨安遠將軍

幾而作者哉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蹤措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樂業

農不易畝市不迴肆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計豈不美與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悔之亦

無及也各具宣布咸使知聞

○難蜀父老舊註武帝時相如使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為國用相如業已建之不敢諫乃

著書假蜀父老為辭而以已意難之以諷天子今玩其文義莫非逢君不知何以言諷也

司馬相如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六世謂自高祖至武帝也威武紛紜

湛沉恩汪濊鳥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湛厚也汪廣也濊深也濡潤也方外

言遠也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

朝冉從駮龐定窄繫存邛冉駮窄邛皆蜀郡西部也披畧

斯曳榆舉苞蒲斯榆國名苞蒲夷種也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軌車也還據將

報謂將歸以報命也至于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

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

勿絕而已謂似以今罷皮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

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

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

三郡三蜀也夜郎縣名言通夜郎將竟今又續西夷之事恐百姓力屈未能終其事業亦使者罪累也且夫

印笮西夷之與中國金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

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不可記言其來久也仁強指漢以前

今割齊民以附夷狄敝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

識所謂鄙人者老等自謂也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

變服而巴不化俗也鳥謂此言所說非也必如父老之言則今之巴蜀何以變其椎髻左衽之俗而從中國之服乎僕常惡聞若說若說猶云此說也然斯事體大固非觀

者之所覩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麓陳

其畧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

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

之原黎民懼焉原本也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即難與慮始可與樂成意也

昔者洪水沸出汜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

后氏感之乃堙洪塞源決江疏河灑移徙崎嶇也沈澹災避水不得也

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唯民哉心煩於慮

而身親其勞躬腠亦勞也胠亦勞也無胠亦勞也膚不生毛豈唯民哉言非獨百姓禹

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齷齪拘文牽俗修

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為萬

世規故馳騫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

乎會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

下非當者也

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騫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會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

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
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
狄殊俗之國遠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跡罕至政教未
加流風猶微內之則時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
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辜幼孤為奴虜
係縲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曾物
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戾
夫為之垂涕况乎上聖又焉能已戾很惡也言很惡之夫
見者猶有垂涕况天子
能止而故北出師以討疆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
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胡匈奴也誚猶
責也四面四夷
也風德謂使以德誨諭胡越而其君如魚鱗之故乃關沫
相次集仰承風流也號教令也億計言多也

若微叫 泐以沫若二水為關州泐泐江以為界也

微外入于江若水 鏤靈山梁孫原鏤靈山言刻石以

上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

逝不閉智憤爽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計

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提支福不亦康乎言疎遠之國不
被壅閉得觀光

明智且也爽明也 偃息也 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及衰世

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亟務也周氏絕業乃海不
揚波重譯來朝之

類 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乎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

憂勤而終於逸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

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鑿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王
者

太平則封泰山禪梁父鑿鈴也頌雅頌也言漢德
之盛上可咸五帝之美下可升三王之上登升也 觀者未

觀音聽者未審音。猶鷦鷯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
藪澤悲夫。鷦鷯大鳥喻通西南夷事也。羅者喻大夫先生輩也。於是諸大夫茫然喪
其所懷來。懷來謂其所懷之也。失厥所以進。喟然金稱曰。允
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敝罔
靡徙。遷延而辭退。敝罔驚視貌。靡徙移足貌。遷延却退之貌。

對問 ○ 對楚王問

宋玉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庶眾不譽
之甚也。遺行謂行有遺失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而
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
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

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
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以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
有鳳而魚有鯢。鳳皇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翱翔乎
杳冥之上。夫藩籬之鷦。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鷦小鳥也。鯢
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鬣暴露也。鬣魚之鬣也。於碣石。碣石在海畔。暮宿
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孟諸大澤名。鯢小魚也。
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鯢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古琦奇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

論 ○ 答客難

東方朔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壹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

位澤及後世都居也今子大夫子大夫稱謂之辭非謂朔為大夫也修先王之

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紀著於竹帛

脣腐齒落服膺而不可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

為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

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

尚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同胞之徒謂兄弟也東

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備言其不能

也備知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

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擒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

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說得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

内外有倉廩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德流天

下震懼諸侯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為言其祿薄兄弟亦無所庸居也安於禮

孟帶也如衣帶也孟也天下平均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運

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

所故紘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

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

為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眾竭

精馳說金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

門戶使蘇秦張儀與僕金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

望侍郎乎掌故百下吏主故事者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

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雖然

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雖然一轉不似答辭又若有自規意詩曰鼓鐘于宮

聲聞于外。鳴鳴九臯。聲聞于天。毛詩小雅文有諸中必見于外也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得信。申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之所以日夜孳孳。修學敏行而不敢怠也。譬若鶴鳴。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皆孫卿子文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冤而前旒。所以蔽明。黠纒充耳。所以塞聰。黠纒以黃絲懸于冠兩傍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于一人之義也。枉而有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

戴禮孔子之辭也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

且廣矣。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塊然無徒。廓然獨居。塊獨貌

空也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

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予哉。以上正是自明所以陸沈

金馬門之義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

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

遇其時者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

筵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管竹管也。筵。量也。筵。小木。發。音聲也。

枝也。撞。擊也。猶是觀之。譬由臆。鼯。之襲狗。狐豚之

昨。白虎。至則靡。古糜。通。耳。何功之有。臆。鼯。一名。奚鼠。昨。齧也。靡。闌也。今以下

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

酈食其音歷異基

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山
下
山

